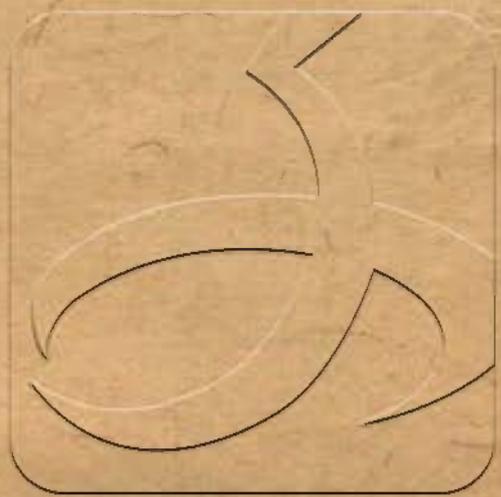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論語集註本義匯叅卷之九

文會堂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

所罕言也。精義伊川曰：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人不當以利為心。易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

制利，斯可矣。罕言仁者，以其道大故也。論語一部言仁豈少哉？蓋仁者大事，門人一一記錄，盡平生所言如此，亦不

為多也。又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

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楊氏曰：知義而後可與言利，知性而後可與言命，盡心然後可與言仁。中人以

上乃可以與此故罕言又曰孔子告諸弟子只是言仁之
 方蓋接之使從此求以至於仁若仁之本體則未嘗言也
 或問利者義之利也惟合於義則利自至若多言利則
 人不知義而反害於利矣命者天之所命也然人當脩己以
 俟之然後可以立命若多言命則人事不脩而反害於命
 矣仁者性之德也然必忠信篤敬克己復禮然後能至若
 多言仁則學者患虛躐等而反害於仁矣三者皆理之正
 聖人所不能不言而其愛深慮遠則又不可以多言也故
 罕言而已。語類罕言利者蓋凡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
 利自在其中矣如利涉大川利利用行師聖人豈不言利但
 所以罕言者正恐人求之則害義矣罕言命者凡吉凶禍
 福皆是命若儘言命恐人皆委之於命而人事廢矣所以
 罕言罕言仁者恐人輕易看了不知切已上做工夫然聖
 人若不言則人又理會不得。這利字是箇監界塵槽底
 物事若說全不要利又不成特地去利而就害若才說着
 利少間便使人生計較又不成模樣所以孔子於勢只說
 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只說到這裏住又曰只
 認義和處便是利不去利上求利了孟子只說箇仁義未

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只說到義字時早是掉
 了那利字不說了緣他是箇裏外牽連底物事才牽着這
 一邊便動那一邊所以這字難說命字也是箇監界物事
 孔子亦非不說如云不知命之類只是都不說着便又使
 人都不知箇限量若只說着時便又使人百事都放倒了
 不去做只管說仁之弊於近世胡氏父子見之踢着那指
 頭便是仁少間都使人不去窮其理是如何只是口裏說
 箇仁字便有此等病出來。問竊謂夫子罕言者乃放於
 利而行之利若利用出入乃義之所安處曰利用出入之
 利亦不可去尋討尋討着便是放於利之利如言利物足
 以和義只去利物不言自利又曰只元亨利貞之利亦不
 可計較計較着即害義為義之人只知有義而已不知利
 之為利按范氏云小人所謂利則君子所不言故語類不
 之及。利者義之和義之和處便利老蘇嘗以為義剛而
 不和惟有和在其中故和此不成議論蓋義之和即是利
 却不是因義之不和而遂用些小利以和之。命只是一
 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予人者是理
 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

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又曰：命只是窮通之命。愚按：集註命以理言語類，兼理與氣言。至云只是窮通之命及吉凶禍福皆是命，則又專主氣數條辨。謂理可統數，既有此天命之理，則其稟之氣者雖有窮通得喪之不齊，而盡性立命之學未嘗不在於此。故不言命，則人不知限制，常言命則人又至於廢人事。聖人所以罕言之，此最道得融洽。看來此處命字自合以氣言，而窮通得喪之數要亦是天命之初賦。生俱賦，則未嘗不根之於理。故集註統以命之理微，蓋謂即着氣數說其理亦精微。非專以此命指天命之理言也。故語類以尹氏窮理盡性至命之說為誤。仁之理至大，數言之不惟使人踈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蓋舉口便說，人便自不把當事了。問論語何以說仁亦多曰：聖人也不容易說，與人只說與幾箇向上底。又曰：仁學者所求，非不說，但不常常把來口裏說。雙峯饒氏曰：夫子有常言者，詩書執禮是也；有不常言者，怪力亂神是也。有罕言者，利命仁是也。無事教人者，故門人皆謹記之。按：三件字面頗似不倫，故着兩與字聯屬之，只合作助語，辭看若從此求合一之說，則鑿矣。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雙峯饒氏曰：黨人見聖人無所不知，聖人所以大在於道全德備耳。按：發口道大哉二字，意在美其博學無疑。至無所成名，自是惜之，但無所成名正，因博學之故，則惜之之意，即在美之中。一美一惜，總涵大字內。故下節註以一譽字括之，要之黨人說大說博，說無所成名，總是影響而語氣却極力張皇。此聖人所以聞言而不覺抑乎自下也。學只在智能技藝上看，方與下節對鈔。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

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承之以謙

也或問小註這章書聞人譽已而承之以謙自是大指有

自譽孔子原未嘗欲孔子執原未嘗欲孔子成名存疑云

聖人把博學都放下只認無所成名一處而欲執一藝以

成名是承之以謙也最合總之黨人所見原非知聖人惟

其不知而聖人猶謙益見得聖不自聖一語鶻突便涉機

鋒○汪武曹曰黨人之稱夫子博學固是稱其大無成名

亦是稱其大故謂夫子不敢居博而自居於執是承之以

謙也謂夫子不敢當無所成名之為大而欲以執藝成名

是亦承之以謙也○厚齋馮氏曰射御成名王良造父是

也大凡專於一善精於一藝者乃能成名如稷之穉羿之

射秋之奕皆是也學之博雖各極其精不可得以一事各

矣無所成名乃夫子之所以為大而黨人不悟也堯之民

無能名此堯之所以為大與按無所成名與民無能名語

意自別○困勉錄註中間人譽已承之以謙此是正意若

學原不貴博此是旁意道無不在故可博亦可執不可以

一善名亦不必不以一善名此又是旁人就黨人夫子之

言看出而黨人夫子並未嘗有此意不得將此等議論夾

入正意又曰此處之謙與他處微不同蓋博學無名本極

粗淺與太宰章之多能一例但聖人謙讓之衷不但聖仁

天縱有不敢居即博學多能亦不敢遠當故後章則託之

少賤此章則欲自商所執若不能為博僅能為執者然乃

謙抑與他處無別矣

○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

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

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

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又集達巷

知孔子但歎美其博學而惜其無所成名謂不以一善得

名也此言至為淺近然自察邇言者觀之則於此便見聖

人道德純備不可以一善名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而其

以然者聖人有所不知故孔子不欲以黨人所稱者自居

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又集達巷

知孔子但歎美其博學而惜其無所成名謂不以一善得

名也此言至為淺近然自察邇言者觀之則於此便見聖

人道德純備不可以一善名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而其

以然者聖人有所不知故孔子不欲以黨人所稱者自居

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又集達巷

知孔子但歎美其博學而惜其無所成名謂不以一善得

名也此言至為淺近然自察邇言者觀之則於此便見聖

人道德純備不可以一善名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而其

以然者聖人有所不知故孔子不欲以黨人所稱者自居

而曰必欲使我有所執而成名則吾將執御矣。問集註謂然則吾當執御矣則以為夫子真執御至於未後載尹氏之說曰吾將執御矣則以為夫子之設辭某竊以後說於上下文意為順答曰黨人之稱孔子如此不知孔子當以執賤事告人而辭其無所成名之大耶當故為自屈之辭以顯其所稱之失耶二者氣象之大小必有能辨之者援此則內註且說黨人為將而凡以此為謝黨人之辭者其謬顯然矣。條述黨人只成黨人見解聖人聞之又自成聖人見解以聖人全身論學博而無可名則無名自是聖人神化處以黨人見解論則藝博不能成名只是愧惜聖人處蓋黨人只影響見得聖人之大聖人之博聖人之無所成答本是靚面千里聖心却自謙虛之極問說夫如何敢當大問說博如何敢當博問說無所成名便皇然自愧不能成名聞人譽已承之以謙正自有謙之至理在不然射御何事而聖人欲執之以成名乎。愚按聖人望道進故所見無邇言取理精故所成無小物承之以謙自是旁人見得如此聖人初不自知其為謙也解此則凡一切支離悠謬之談不攻自破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

此儉字特釋指玉程而言與與其奢也寧儉儉

字微別時

解多混用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

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胡氏曰麻績麻為布冕冠上祓

也謂之緇布冠者染布為赤黑色也冠者首服之總名冕

升字當為登登成也。雙峯饒氏曰前漢書食貨志周布

幅廣二尺二寸程子言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如此則二

尺二寸只是一尺二寸爾却用二千四百縷為經是一寸

布用二百經也其細密難成可知。集解上節雖小於下

節然禮以義起道理却大變布為絲雖是制度文為之細

亦非隨俗俯仰苟然而已儉字一頓義可從則從便自隱

然有斷不

可從者在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邢疏：按燕禮君燕，卿大夫

禮也。公坐取大夫所饗，饗與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辨賓升成拜，鄭注：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

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又觀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篚服，加命書於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太史氏右，侯氏

升，西面立。太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者，是臣之與君行禮，下拜然後升成禮也。泰驕

慢也。夔峯饒氏曰：先已拜於堂下，而君辭之，則是不會受其拜，故升堂再拜以成之。孔子時君弱，臣強，徑自拜

於堂上，故孔子云：然人以為諂，想是此類。按君臣之分森嚴，尺寸不可踰越，以拜下之禮而敢於拜上，無君甚矣。

直諫其心曰：泰也。義挾秋霜，字嚴斧鉞，豈復較量從違其日，雖違眾者，非重於違眾而故為抑揚之辭，乃正見從下

之斷然無所回惑耳。○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矣。

精義：范氏曰：眾人之所為，君子酌焉。或從之，或違之，惟其是而已矣。

以眾為公義而舉從之，非也。以眾為流俗而舉違之，亦非也。聖人之道，若權衡輕重，不可以銖兩欺，故純儉雖不及

禮而可從，拜上則虧君臣之義，舉世行之亦不可從也。尹氏曰：聖人處世可見於此，蓋非有意於從違，合乎義而已。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文集：張敬夫云：絕而不復萌，曰此顏子不貳過之事。

非所以語孔子，蓋此絕字猶曰無耳。然必言絕而不意，私言無者，見其無之甚也。○語類：絕四，是徹上徹下。

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已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

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

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精義：伊川曰：任

意之與私已必行之與固執各殊也又曰意與我相近固與必相近須要分別出不同處呂氏曰意則無義必則無命固則無時我則無天陽氏曰毋意者無私意而已若誠意則不可無也毋必則無義所在毋固則與時偕行毋我則道通為一。或問無意者渾然天理不任私意也無必者隨事順理不先期必也無固者過而不留無所凝滯也無我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也。語類凡事順理則意自正毋意者主理而言不順理則只是自家私意又曰才有此安排布置底心縱使發而偶然當理也只是私意。必在事先固在事後如做一作不是下只管固執道我做得不曾道我要做我不要做只容一箇我便是意了問必固之私輕意我之私重否曰意必固我只一套去意是初創如此有私意便到那必處必便到固滯不通處固便到有我之私處意是我之發端我是意之成就。意是為惡先鋒我是為惡成就。意是發意要如此必是先事而期必固是事過而執滯到我但知有我不知有人必之時淺固之時長譬如士人赴試須要必得到揭榜後便已必不得

了但得則喜喜不能得他不得則慍慍亦不能得他以此知固時久也意是始我是終必固在中間亦是一節重似一節又云言必信行必果言自合着信行自合着果何待安排才有心去必他便是不活便不能久矣又云意是絲毫我是成一山嶽也。須知四者之相生凡人做事必先起意不問理之是非必期欲事成而已事已成是非得失已定又復執滯不化是之謂固二者只成就得一箇我及至我之根源愈大少間三者又從這裏生出我生意意又生必必又生固又歸宿於我循環不已。四者生於我而終於我人惟有我故任私意既任私意百病俱生做事未至而有期必之心事既已過則有固滯之患凡若此者又只是成就一箇我耳。無意必固我而凝然中立者中也。或問小註此章聖人天理之純。新安陳氏曰集註四者相為終始以下乃以常人之私欲細分之以此四者相為終始又平分之作兩裁判以事前事後又翻轉說終而復始有三節意皆說常人之私於私如此非謂夫子之心無私亦有此三件節數也聖人之心惟純乎大公而渾然一無私耳細察之則皆無常人此四者之累也愚按語類

諸條亦只就常人私欲究極言之。做不得聖人分上。觀章。黃氏曰。即事而言其別有四。以心而論其本則一天理。流行廓然大公。物各付物。泊然順應。此心如鑑空水止。而一毫之係累無所容焉。此其所以自始至終。絕無四者之累也。輯註聖人難形容。記者尋出反托之法。如畫雪者。染空地。畫月者。道旁天。皆是無中生有。不但聖人不知有四件。并不曾有絕四件事也。四件是極粗名目。如何形容得聖人形容全在無字。無字中精粗等次亦多。必推到極盡處。方是。○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孔子之無。○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語類問畧有可疑。曰。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不能化去者。若謂絕私意。則四者俱無。則曰。子絕一便得。何用更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又答是一疵也。精義。伊川曰。至公無私。大同無我。雖泯然一身在天地之間。而與天地無以異也。夫何礙焉。佛氏厭苦根塵。則是自利而已矣。張子曰。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弊。○新安陳氏曰。天

地大公而已。四者才有一。則累於私小。楊氏曰。非知足以無復。大公氣象亦何由與天地相似。

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新安陳氏曰。恐人誤以畏為怵迫。匡地。懼死。故本孟子。予有戒心。訓之。

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邢疏。

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尅為僕。以策指之曰。昔吾入此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顏尅時與虎俱。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貌又似虎。拘焉五日。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没云云。

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新安陳氏曰。道者禮樂制度之本。禮樂制

度者道之寓道無形體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

顯設為文然後可見耳孔子自謂語類文不在茲乎言在茲便是天未喪斯文

地世界不成箇世界文王接堯舜禹湯之統夫子接文王之統文不在茲乎是何等關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

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與並去聲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

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

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

能違天害已也精義明道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聖人極隨制以理又曰文不在茲乎文未嘗

云倡道在孔子聖人以爲已任也又曰於天之將喪斯文

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

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呂氏

曰道有興有廢文有得有喪道出於天非聖人不與無聖

人則廢而已故聖人以道之興廢付諸命以文之得喪任

諸已朱子申之曰道只是有廢興却喪不得文如三代禮

樂制度若喪便掃地語類問文即是道否曰既是道安

得喪有喪未喪文乃先王之禮又聖人於此極是留意蓋古

之聖人既竭心思焉將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故常恐其

喪失而不可考後死者是對上文文王言之如曰未云

人之類此孔子自謂也與天生德於子意思一般斯文既

在孔子孔子便做着天在孔子此語亦是說匡人圍得緊

後方說出來又問孔子萬一不能免匡人之難時如何曰

孔子自見得了問夫子平日往往多謙抑看來不曾如

此說先生笑云此却是真節事急了不覺說將出來爾

軒張氏曰文也者所以述是道而有傳也文王既沒聖人

以斯文爲已任已之在與云斯文之喪與未喪係焉是一

者豈人之能爲哉天也不曰喪已而曰喪斯文蓋已之身

即斯文之所在也。雙峯饒氏曰：天生聖人，以任斯道。遠則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窮則繼往聖，開來學。天意如此，人安能違天而害之？有夫子之德，有夫子之道，而後可以如夫子之自任。否則妄也。四書通文不在茲之文，即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文王接堯舜禹湯之統，夫子接文王之統，皆天也。紂能囚文王，不能違天而害文王。文王能圍夫子，不能違天而害夫子。夫子能圍門人之懼也。按家語子路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此亦可以識天矣。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大音泰，與平聲。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杜氏曰：大宰疑卽

嚳，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焉，則此當是吳太宰而亦當在此年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

能為聖也。條辨：夫子二字畧頓，聖者與何其多能也，當作

其多能耳。分明將聖字納入，多能卽多能便是聖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語類：言不為限量，何如曰天

他問如此，愚多肖是天。限量之乎？曰：看氣象，亦似天。限量

他一般，如這道理。人知得盡，得愚不肖，要增進一分，不

得硬拘定在這裏。輯語：看天縱二字，則聖處將始也。謙

已自不同。孟子所謂集大成，生民未有可見。若不敢知之辭。語類：將聖始也。始庶幾也。如而今說將次

大詩中多叶韻，所以要如此。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

等字使若論語中只是平說。言又以兼之。輯語：太宰看得多能太高，便道卽此是聖子

起。且特下天縱二字不止如前人所云天墮天錫而已是
 何等鄭重。語類問夫子多材多藝何故能爾曰聖人本
 領大故雖是材藝他做得自別。只如禮聖人動容周旋俯
 仰升降自是與他人不同如射亦然。天生聖人氣稟清明
 事事做得出來自別。蒙引太宰所謂聖指才言亦只是
 以多能言本正指鈞大。獵較之類其說最淺。即夫子鄙事
 之言觀之可見。子貢所謂聖兼才德言之存於心者為德
 見諸用者為才。凡建功立業設施措置皆是故曰聖無不
 通多能又才中末事耳。精言固字又字是分。畫不是合
 併太宰以多能為聖重在多能子貢謂聖又多能重在聖
 聖人本領大那一件事做不出來。聖無不通多能自在聖
 中。但聖不止是多能故云乃其餘事耳。明將聖與多能判
 而為二見不可以多能為聖也。註言又以兼之
 者本可兼末末不可當本。按此正曉示太宰處。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
 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

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語類太宰

知我乎以下煞存曲折意思聖人不在謂太宰不足以知
 我只說大宰也知我這便是聖人待人恁地溫厚思按子
 聞之是兼聞子貢之言却將子貢之言且置而曰太宰知
 我乎正蹴然不敢當聖只隱隱自認多能追思少賤而以
 鄙事自居是何等曲折若知時解直揭太宰知我多能之
 故乎語言便少味矣。聖人自是多能今若只去學多能
 則只是一箇雜骨藝底人所以說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先生問太宰之言是以多能為聖也子貢之言是以多能
 為聖人餘事也夫子之言是以多能為聖為不在於多能也諸君
 且道誰說得聖人地位著落。多主夫子之言先生曰太
 宰以多能為聖固不是若要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
 為盡蓋聖主於德固不在多能然聖人未有多能者夫
 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藝之
 意其實聖人未嘗不多能也又日子貢說得聖人本分底

聖人所說乃謙辭按此節語似為太宰言意却是為子貢天縱言集註非以聖而無不通也。正隱觀此旨。集解不多對部專看在本末精粗辨取非繁簡博約之謂。紹聞編集註多能非所以率人率猶孟子鼓率之率與律同。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試用也言由不為

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精義張子曰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語類問不

試故藝曰想見聖人事事會但不見用所以人只見他小技藝若使其得用便做出大功業來不復有小小技量

之可見矣問此亦是聖人賢於堯舜處否曰也不須如此說聖人賢於堯舜處却在於收拾累代聖人之典章禮樂

制度義理以垂於世不在此等小小處此等處非所以論聖人之優劣也。新安陳氏曰多能亦聖德無不通之驗

太宰認多能為聖。知其末不知其本也子貢謂聖而又多能知其由本而該末也孔子自言與琴牢所聞皆謙辭耳

○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

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併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

其兩端而竭焉叩音口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語類

這空空是指鄙夫言聖人不可其無叩發動也。趙氏曰叩

所有而畧之故下句更用我字喚起乃叩擊有發動之意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慶

輔氏曰始終以事言本末以物言上下以道器言精粗以事理言必如是而後該括得盡夫子告人必發動其兩端

而盡告之。語類兩端就一事而言說這淺近道理那箇深遠道理也便在這裏又曰兩端以兩頭言之凡言語必

論語集註卷九 子罕 三 效復堂

有兩端。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聖人謙辭言我無所知。空空鄙夫來問我又盡情說與他。凡聖人謙辭未有無因而發者。這上面必有說話。如達巷黨人稱譽聖人博學而無所成名。聖人乃曰吾執御矣。皆是因人譽已。聖人方承之以謙。此處想必是人稱道聖人無所不知。誨人不倦。有這般意思。聖人方道是我無知識亦不是誨人不倦。但鄙夫來問我則盡情向他說。若不如此聖人何故自恁地謙。自今觀之人無故說謙話。便似要人知模樣。愚按集註孔子謙言已無知識。首二句自是謙辭。但其告人以下便說向誨人去。想是當時有因夫子誨人不倦。遂謂其無所不知者。故云我豈有知。但人之末問雖至愚不敢不盡。亦只是因其所問之事理而盡。告之非關我之有知也。竊謂註義如此。經文自是前後一串話。類說人稱道處却以無所不知誨人不倦對舉。下亦分兩項解釋。則前後說成兩款。與集註本義不恰似不可從。○精義張子曰洪鐘未嘗有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紹聞編張子之言未必聖人本意。大抵聖人之心至虛至明。萬理咸備。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逆。此豈人之所易窺。

測惟其見於答問之間者。無問賢愚各隨其分量所及。有問者無不盡誠以告之。所謂兩端者。就其問之所及事理所當然必為之。傾盡人見聖人如此。因言聖人無所不知。聖人言我不是無所不知。但於後人之際。則如此耳。本只是謙辭。未嘗有張子之意。張子自見得聖人是如此耳。○兩端只是就所問事上之兩端。道理無事不有。兩端舉此遺彼。便是道理未盡。知得不盡。做得不盡。這事上便有遺憾。便有差錯。說得不盡。便非告人之道。便是為人謀不忠。叩兩端而竭焉。只是這事上道理合當如此。處無不盡也。其須畧之如何。則在人非謂遺之。以其所未至也。愚按其兩端其字須坐得實。○語類問竭兩端與執兩端如何。曰兩端也只一般。猶言頭尾也。執兩端方識得一箇中。竭兩端言徹頭徹尾都盡。述朱彼是採之博。而有兩端。此是告之詳。而有兩端。名同而實異。蓋彼兩端是包眾善而言。此兩端舉所告之詳。悉而言也。○西書通大舜是取人之言。執其兩端而用其一。夫于是教人之言。竭其兩端而未嘗遺其

○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眾人以為

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眾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輔氏曰：程子論佛氏之學如管語上而遺下也。又曰：言為無不周備，實則外於倫理者是語理而遺物也。○紹聞編叩兩端而竭木意只是道理該當處盡所有以告之。尹氏發明又是孟子言近指遠。程子徹上徹下之意，蓋凡聖人之言類如此。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夫音扶。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

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

精義范氏曰：天下有道，聖人在上，則鳳鳥至，河

圖出。夫子憫天下生民不得其所，傷已不逢太平之時，故曰：吾已矣。言終不得見也。○語類：聖人尋常多有謙詞，有時亦自謙不得。○論語則何謂鳳鳥河圖也？伏羲大舜文王之瑞而文明之兆也。舜文之興也，鳳鳥至焉。羽具五色，聲中六律，而禮樂作。伏羲之興也，河馬負圖出焉。數具奇，偶道昭陰陽而易道明。故曰：文明之兆也。何以歎吾已也？風不至，圖不出，則明王不興。聖人之道終於不明不行也。○久矣。天之無意於斯文也，龜圖鳳苞，天地之文也。天地之文有時而不得秘，聖人則之，所以為治也。秘而不示，聖人亦遂已矣。

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新安陳氏曰：吾道文明必有其應，鳳至圖出，文明符瑞之應也。夫子有其德無其時，鳳不至，圖不出，天未欲聖道之

行可知矣。夫子所以深歎也。麟出似矣而踏焉。春秋所以作也。斯歎也。其在獲麟之前乎。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

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沈虹野曰見之我坐

而見彼之行過也過之彼坐而我行過見之也或曰少當作坐夫既謂之作則坐何待言自是雖少必作於理為正

過之下不言雖少者省文也○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

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語類問作與趨者敬之貌也何為施之齊

衰與瞽者曰作與趨固是敬然敬心之所由發則不同見見衣衰者敬心生焉而因用其敬見齊衰者瞽者則哀矜

之心動於中而自加敬也○問作與趨如何見得聖人哀矜之心曰只見之過之而變容動色便是哀矜之心豈真

涕泣而後謂之哀矜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寂感自然內外如一方其未感也如止水如明鑑一有所感則隨

感而應敬愛之心感於內而作趨之容見於外皆自然而

然不知其所以然也○蒙引自然而然在兩必字上見

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雙峯饒氏曰范氏說外面作與趨皆由其

裏面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而然尹氏又說他人裏面雖有此未必便見於外聖人裏面如此外面也如此二說

互相發明蓋裏面不如此而外面如此者偽也裏面如此而外面不如此者誠未至也聖人至誠所以表裏皆如此

○義附謝顯道常令朱子發聽說論語首舉此章及師冕見章曰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灑掃應對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喟苦位反
鑽祖官反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精義明道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則是深知道之無窮也伊川曰仰之彌高見其高而未能至也鑽之彌堅測其堅而未能達也此顏子知聖人之學而盡形容者也張子曰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歎也或問首四言正是顏子得見聖人之道真實高妙而苦未端的處○語類顏子喟然歎處是顏子見得未的只地一箇大物事沒奈何○顏子仰鑽瞻忽不是別有箇物事只是做來做去只管不到聖人處若做得緊又太過了若放慢做又不及聖人則動容周旋都是這道理○問高堅前後可形容否曰只是說難學要學聖人之道都摸索不着要如此學不得要如彼學又不得方取他前又見在後這處皆是譬喻如此其初恁地難到循循善誘方畧有箇

近傍處○所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這只聖箇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所以不可及自家才着意要做去不知不覺又蹉過了且如恭而安這是聖人不可及處到得自家才着意去學時便索而不安了此其所以不可能只是難得到恰好處不着意又失了才着意又過了所以難○顏子為是先見得這箇物事了自高堅前後做得那卓爾處一節親切如一節如今學者元不曾識那高堅前後底是甚物事更恁望他卓爾底○輯語首節歎聖道之高妙次節言聖教之有序末節自言其功候所至看次節詳云夫子道雖高妙則首節之但贊聖道可知原重在高堅前後不重仰鑽瞻忽上程朱之言具在從無以首節為顏子追悔從前迷境之說看註中無窮盡無方體都只指聖道未嘗言顏子用力之誤也○愚按首節固重在說夫子之道然畢竟是有顏子之鑽仰方越顯得聖道之高堅不是顏子爾時真誤用工夫只緣他貧稟高見地自別急切要學聖道之大苦難下手故不能不有待於夫子之循循善誘耳向來作顏子用功之誤者固鑿即謂但贊聖道無關顏子求道者亦疎○或問小註顏子喟然

歎句須從學既有得申講出喟嘆來愚按喟然之歎固發於欲從未由之後而仰鑽瞻忽之境却自在循循善誘之前細讀集註及語類或問自見或以首節贊聖道之大統前後而言非是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語類循循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序博文中亦自有次序約禮中亦自有次序有箇先後淺深

禮了又博文由淺入深由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疎及密剝一重又有一重

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已復禮也

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語類學者說顏子喟然歎一章曰公只消理會顏子因何見得到這裏是見箇甚麼物事眾無應者先生遂曰

要緊只在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三句上須看夫子循循然善誘底意思是如何聖人教人要緊

只在格物致知克已復禮這箇窮理是開天聰明是甚次第

○夫子教顏子只是博文約禮兩事自堯舜以來便自如此說惟精便是博文惟一便是約禮

○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

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

○博文工夫固多約禮只是這些子如此是天理如此是人欲不入人欲則入

天理禮者天理之節文聖人於節文處描畫出這樣子令人依本子去學譬如小兒學書其始如何便寫得好須是

一筆一畫都依他底久久自然好去又云天理人欲只要認得分明便契一盞茶時亦要知其孰為天理孰為人欲

○問博文是求之於外約禮是求之於內否曰何者為外博文也是內裏做出來我本來有此道理只是要去求知

須是致物須是格雖是說博然求來求去終歸一理乃所以約禮也

按此條易混入孟子博學詳說章義須合下數條理會

○問聖人教人先博文而後約禮橫渠先以禮教人何也曰學禮中也有博文如講明制度文為這都是文

力行處方是約禮也。文集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畧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跋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漸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問夫子教人不出博文約禮二事在門人莫不知有此學惟顏子獨於博約之間有所進有所得故高者有可攀之理堅者有可入之理在前在後者有可從而審其的之理非若其他僅可以弗畔而已曰此說得之。博文約禮學者之初須作兩般理會各盡其力則欠之見得力效却能交相為助打成一片若各下便要兩相倚靠兩相推記則彼此擔閣都不成次第矣然所謂博非泛然廣覽陳誌按拾異聞以讀多取勝之謂此又不可不知。覺軒蔡氏曰文非特文章文華之文凡剛柔之往來上下之交錯微而天理之節文著而法度之煥然者皆是也。極其博則貫通融會而天下之理洞然於吾心而無所蔽禮非特儀禮典禮之禮凡天理之本然人心之固有截然而有定則

者皆是也極其約則操持固執而天下之理渾然於吾身而無所虧又曰不說窮理不說格物只說博文蓋文字上該乎理而此之理則尤顯下該乎物而此之物則尤精不說理只說禮便是與復禮之禮同此禮字便有檢束存規矩準繩若只說理便泛了更味兩箇我字尤見以身體之切實用功處。雙峯饒氏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是我自去博約以學言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夫子博我約我以教言也。厚齋馮氏曰博文約禮夫子教人之法皆然惟子淵求道之力認道之真存以見夫子之為我設爾。居業錄博文是讀書窮理事不如此無以明諸心約禮是操持力行事不如此無以有諸已。輯語次節只說夫子之教下節才是顏子學之所至然却是立在下節地界追感到此節故夫子之教都在自己學之得力處體出。首句人字不得混下我字首句是說聖人教人大槩下兩句才是顏子自家體貼得如此。精言博文約禮雖是聖門公同教法然於顏子身上畢竟有不同處如為邦則夏時殷輅周冕詔舞一槩講求為仁則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使之從事全體大用一絡索交付與他博我約我顏子實見

得聖教親切處不是夫子泛泛立箇規條顏子專認爲我設也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

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語類問顏子當仰

見曰顏子初見聖人之道廣大如此欲向前求之轉覺無

下手處退而求之則見聖人所以循循然善誘之者不過

博文約禮於是就此處竭力求之而所見始親切的當如

有所立卓爾在前而歎其峻絕力不得也又問顏子合

下何不便做博文約禮工夫曰顏子氣稟高明合下見得

聖人道大如此未肯便向下學中求及其用力之久而後

知其真不外此故只於此處着力○欲罷不能如人行步

左脚起了不由得右脚不起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若是到那窮神知化則須是德之盛也方能顏子其初見

得聖人之道尚未甚定所以說爾高爾堅在前在後及博

文約禮工夫既到則見得如有所立卓爾但到此却用力

不得了只待他熟後自到那田地○欲罷不能便只是就

這博文約禮中做工夫合下做時便是下這十分工夫去

做到得這歎時便是欲罷不能之效衆人與此異者只是

爭箇欲罷不能做來做去不知不覺地又住了顏子則雖

欲罷而有所不能不是勉强如此○欲罷不能是住不得

處惟欲罷不能故竭吾才不惟見得顏子善學聖人亦見

聖人曲盡誘掖之道使飽歡喜不知不覺到氣力盡處如

人飲酒飲得一杯好只管飲去不覺醉耶當了○問卓爾

只是說夫子之道高明如此或是似有一物卓然可見之

意否曰亦須有箇模樣問此是聖人不想不勉從容自中

之地顏子鑽仰瞻忽既竭其才歎不能到口顏子鑽仰瞻

忽初是捉摸不着夫子不就此破發只博之以文約之以

禮令有用功處顏子做這工夫漸見得分曉至於欲罷不

能已是住不得及夫既竭吾才如此精專方見得夫子動

容周旋無不中處皆是天理之流行卓然如此分曉到這

裏只有箇生熟了顏子些小未能渾化如夫子故曰雖欲

從之末由也已又曰只是脚步未到蓋不能得似聖人從

之末由也已又曰只是脚步未到蓋不能得似聖人從

之末由也已又曰只是脚步未到蓋不能得似聖人從

敦復堂

容中道也。問顏子後來用力見得如立卓爾何故又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曰到此亦無所用力只是博文約禮積久自然見得。大率看文字且須看實處佳如喟然歎一章且看到那欲罷不能處如後面只自家工夫到那田地自見得都不必如此去贊詠想像籠罩。蒙引所見益親不是認得而已也就是行得只是不能如夫子之純熟而神妙。馬少詹曰人皆有為聖人之本只是不肯竭竭之便幾於聖人。顏子得力處在一竭字。世儒受病處在一罷字。○精言欲罷不能是做工夫既竭。吳氏曰所謂卓爾吾亦是工夫做盡既字連下不屬上。

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文集卓爾即

前後底今看得確定卓然爾如巍巍高底今從頭徹底皆分明卓然盡在目中無有遺遺節會堅底今皆融泮自成條理卓然森列於中不容紊亂前後捉摸兩不定者今則前者灼見其卓然在前不可移於後後者灼見其卓然在後不可移於前不是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者也又曰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於此以酬酢萬變處即前日

高堅前後底今看得却是親切不似向來無捉摸處也。語類問吳氏謂卓爾在乎日用行事之間如何見得曰是他見得恁地定見得聖人定體規模此處除是顏子方見得又曰這箇卓爾事事有在裏面亦如一以貫之相似。李安溪曰由其博文之所造則夫子之所以妙乎一原而盡萬物之理者若昭然於心目之間由其約禮之所得則夫子之所以立乎大本而應天下之變者若揭然於日用之際按此正與兩言一貫之義互相發。雙峯饒氏曰窈冥冥至道之精昏昏默默至道之極列子之言也。此章學者易得末之高遠故引吳氏之說以明之。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

瞻忽四句是一箇關如有所立卓爾處又是一箇關不是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便難見得高堅前後亦無下手處惟其如此所以過得這一關欲罷不能非止是博文一節約禮一節是博文了又約禮約禮了又博文恁地做去所以欲罷不能至於如有所立去處見得大段親切了那末由也已一節却自着力不得着力得處顏子自着力子

言言在言又言... 博文約禮是着力得處也。問顏子平日深潛純粹觸處
從容只於喟然之歎見得他煞苦切處揚子云顏若孔之
卓恐也是如此到這裏見得聖人直是峻極要進這一步
不得便覺有懇切處曰顏子到這裏也不是大段着力只
他自覺得要着力自無所容其力又曰茲苦也茲其所
為樂也。所立卓爾則已見得定但未到耳只是天理自
然底不待安排所以着力不得時蓋為安排着便不自然
便與他底不相礙又曰所以者力不得緣聖人不勉而中
不思而得賢者若着力要勉不勉便思勉了此所以
說大段着力不得今日勉之明日勉之勉而至於不勉今
日思之明日思之思而至於不思自生而至熟如寫字一
般今日寫明日寫自生至熟自然寫得。韓語卓爾下語
勢自有一頓下二句方有神理蓋工夫到此又是一層境
界程子所謂到此地位工夫尤難又在卓爾上轉出看註
中所見益親下着而又字作轉語可見愚按語勢似轉而
意理實非此疆爾界故或問小註曰末由即在卓爾裏看
非有兩境 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

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聞也。日大

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潛室陳氏曰自大趨於
化自思勉至不思不勉介乎二者之境所未達者一問非
人力所能為矣但當據其所已然從容涵養勿忘勿助至
於日深月熟則亦將忽不期而自到而非今日之所預知
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類語

問顏子此說亦是立一箇準則與學者求道用力處故程
子以為學者須學顏子有可依據孟子才大難學者也曰
然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
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或問歸功聖人句未

但敘其所學之本末而歎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
其未能遽至聖人之地耳。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

違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文集高堅前後者顏子始時之所見也。博文約禮者中庸所謂得一方也。欲罷不能以後者後來得力之效驗也。中庸所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者。正謂此博文約禮工夫不可間斷耳。若能如此實用其力。久之自然自得此箇道理無處不在。不是塊然徒守一物。硬定差排。喚作心性也。○語類問程子言到此大段著力不得。胡氏又曰。不怠所從必欲至乎卓立之地。何也。曰。末由也已。不是到此便休。但工夫用得細不似初間用許多粗氣力。如學問思辨行之類。這處也只是循循地養。將去顏子與聖人大抵爭些子。只有些子不自在。只恁地養熟了。便忽然落在那窠窟裏。明道謂賢母謂我不用力。我更用力。人見明道是從容然。明道却自有着力處。但細膩了。人見不得。輯語末由正有進境。○或問小註欲從末由。是化不可幾。未達一間處。此正學之所至。孔顏兩下分合處。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

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胡氏曰。此必夫子失司寇之後。未

於衛久矣。大夫老而致事而得復從其列。無家臣者無祿故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字開如

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

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語類問久矣，由之行詐是不特

指那一事言也。行是謂從來而言，問人苟知未至，意未誠。則此等意慮時復發露而不自覺。曰：然。問由之行詐如

何曰：見子路要尊聖人，取於無臣而為之一時不能循道。理子路本心亦不知其為詐，然而子路尋常亦是有不明

處如死孔悝之難，是致死有見不到，只有一毫不誠便是詐也。慶源輔氏曰：子路之意以夫子之聖其喪不可以

俯同眾人，人必當有以尊異之。然不知聖人之喪，豈以家臣之有無為輕重哉？既斥子路以行詐，而又自謂其欺天，蓋

以義理之不可犯如此。胡氏曰：孔子初未嘗知為臣之事，而曰吾誰欺者，引咎歸己以責子路也。

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子縱

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

之以不必然之故。說約上節言家臣之不當有此節言家

情度勢以曉之用，而且字。臣之不必有。按上節以理責之，此又原作轉正，深見其不必然也。○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簣

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注氏曰：禮記易簣章一正字足

以斷此章而責子路，故引之。曾子易簣而死，為得其正。夫子苟死於家，臣之手不正甚矣。

彼執燭之童子尚知大夫之簣不可不易，子路乃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乎？夫子席不正且坐，割不正且食，無

兄臨死生之際乎？范氏以此見聖人心安於正死生一而已。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

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

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識，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買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反。匱，徒木反。賈，音嫁。

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住，故設此二

端以問也。語類：子貢只是如此設問，若曰：此物當是只藏

之，惟復將出用之耳，亦未可議其言之是非也。按：子貢意固測沽一邊，然語只平下看，聖人意思如何。何言善賈未嘗不珍重美玉，但說箇求字，便微有不能待之心。然意在不欲置美玉於無用，非必自衛以求售也，故未可輕議。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

賈而不當求之耳。精義：謝氏曰：聖人非懷寶而迷，那者然

猶韞玉乎。意其必有異乎人之求之者，一冀其道之行也。沽之哉，沽之哉，言必於沽也。我待賈者也，言非求也。○南

軒張氏曰：子貢以美玉為喻，疑夫子將終藏而不售也。若

夫子之意，則以為君子豈不欲施用於世乎。然不輕售者

必待其可而後出耳。如子貢所謂求善買則非矣。待賈者

循乎天理而求賈者，心已先動矣。○或問：小註待字在聖

人自當合用行，舍藏無所係累處看。○輯語：果是美玉，未

有不當沽者，果是沽美玉，未有不待賈者。世必無不待賈

而沽之美玉，而千古媒衛之子用此藉口，不知惟其待賈

玉是以美一求之後，豈復有玉乎。今日與人商量，不必問

法不沽求，不求只要問。○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

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掛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

枉道以從人銜玉而求售也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語類問此章與乘桴

浮海莫是戲言否曰只是見道不行偶然發此歎非戲言也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或問程子謂所居則化何陋之有聖人之事也張子謂忠信篤

敬蠻猶可行學者之事也○語類問子欲居九夷使聖人居之真有可變之理否曰然○文集問九夷尚可化何故不化中國曰當時中國未嘗不被聖人之化但時不用不得行其道耳○新安陳氏曰陋在彼不陋在我君子所過者化若居夷狄必將用夏變夷陋習自可化矣○義府君子可夷狄可患難無人而不自得九夷之陋於君子何與焉

焉按此與所居則化意別而理自相通須知聖人全體大用此中具足而意緒却自無聊與欲字發端一例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

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

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東陽許氏曰朱子詩傳綱領釋此章引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

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其言如此古之樂章既各有體製亦各有音節孔子之時相錯失倫故為之更定使復其本

○陳氏曰不及風者列國多不正之聲朝廟所不奏二南亦用之房中耳故正樂只言雅頌○述朱此章因語類未

有辨論或問所取諸說亦多能備之詞故時解有將詩樂並提各開說者有將詩樂結連說者二者皆非蓋詩者樂

之篇章雅頌不得所大原頭先不是何論聲律是各開說者非也然樂正之功大而博雅頌雖是原頭不過正樂中

之一端謂樂正全在序詩粘連立說亦非考處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一民可以得其大槩如詩言志是詩人先有志存於中因作詩以表彰之迨歌永言其詩方有長短之節而可譜之於樂此詩樂相關處詩若不得所樂固無由而正也歌既有長短之節則必有高下清濁之聲此宮商角徵羽之所由來也若聲不依永樂亦不得而正有聲又必有律陰陽各六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諸法不備律不和聲樂亦不得而正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八音不克諧而相奪倫樂亦不得而正然則所謂樂正者豈專以雅頌得所為全功哉再合之語太師章聲音則有翕純嘽繅節奏則有始從成朱子謂將正樂而語之之詞意亦相合又如師摯在官之詞關雖之亂洋洋盈耳無非樂正之功用是知僅以詩得所為樂正者亦偏說也此須講得不粘不脫方為得解至於正各分之說時解取左傳為證謂詩樂相關亦止得其一節○條辨一言樂正則凡樂中之聲音文物都正如八佾六佾以降至四佾一成以至九成與其間由翕如至純嘽繅之類皆是正樂中之篇章也但篇章却是樂中要事

不得謂正詩無關正樂雅頌乃是舉其大者得所不但雅與頌不相混雅之中亦各有其所頌之中亦各有其所以篇章次序言如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則序之於前天保為臣答其君則繼之於後是也以所用之人言如雅則出車以勞還帥杖杜以勞還卒頌則清廟維清以祀文王天作以祀太王昊天以祀成王彼此不得通者是也以所用之地言如我將為宗祀文王于明堂時邁用之於巡狩朝會祭告是也以所用之事言如雅則四牡為勞使臣皇華為遣使臣頌則臣工為戒農官豐年為賽田事之類是也此皆各得其所中正義自與正樂相關○輯語樂兼聲音文物言雅頌者樂之文也故此章重樂不重詩上說樂正舉其全雅頌得所就樂正中舉其大者言耳樂之不正雖不止文義然文義之失為大故兩句是一綱一目按此則然後二字貫下樂正雅頌得所而雅頌得所即在樂正之中分兩件講不得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

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精義呂氏曰庸行之謹是

乃所以為難能。○語類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無窮故曰知崇禮卑又曰崇德廣業蓋德知雖高然踐履却只是卑則愈廣。○南軒張氏曰此章視之若易能然行之無憾則未易也蓋於天理之當然者求盡其道而於人情之易動者不論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夫子教人每指而不示之近使人皆可勉焉。○新安陳氏曰前三者非聖人之德至猶不敢當謙而又謙之辭此則視前三者事愈卑而謙之意愈切矣。○義庵今人事父兄亦多體面不夫事公卿謹密決不致得罪然一念之微不知與盛德自然何啻天壤以此見孔門之學平實中最精微。○孫遜喪事槩指期功以下人所易忽者言。○問辨錄人只在形跡上看必待沉酣頓頓然後為困聖人在心上看若稍多一酌稍過其則便自知之。人看他依然動容中禮何有一毫差錯此正聖人精細不可及處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音扶舍上聲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

此五句所包甚濶勿齋程氏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無聲無臭是曰道體。○問逝訓往集註謂往過來續似多了來字。○雙峯饒氏曰不說來者無以見往者之無窮往是前面已去底來是後來接續去底二者皆往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

此便是無窮日固是道無窮然念生一俯無窮便道了却

他又謂先儒以靜為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下面一畫便是動。○語類逝只訓往斯子方指川流處。○古說是見川流因歎大抵過去底物不息天運流行不息如此亦警學者要當如此不息蓋聖人之心神亦不已所以能見之。○此是形容道體伊川所謂與道為體此一句最妙某嘗為人作觀瀾詞中有二句云觀川流之不息兮悟有本之無窮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

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

語類天理流行之妙若少有私欲以間之便如水被些障

塞不得恁地滔滔流去又曰才不省察便間斷。

問注云於此發以示人其反而求之身心固生生而不息氣亦流

通而不息二者皆得之於天與天地為一體者也然人之

不能不息者有二一是不知後行不得二是役於欲後行

不得人須是下窮理工夫使無一理之不明下克己工夫

使無一私之或作然此兩段工夫皆歸在敬字上故明道

云其要只在謹獨日固是若不謹獨便去隱微處間斷了

能謹獨然後無間斷若或作或輟如何得與天地相似。

存疑道在天地者不息在人者亦不息但天地無心其不

息者常不息人心有欲其不息者有時而息矣聖人即川

流語道欲人因此悟道之在我者本不息時時體察於日

用事物之間以過其人欲之萌使道之不息者常存於我

也。○輯語夫子之存存不舍不在逝者着眼

在逝者非不靈職警悚然止是佛老見處。○程子曰此

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

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

語類問

道體也下面云是皆與道為體與字其義如何曰此等處

要緊與道為體是與那道為體道不可見因從那上流出

來若無許多物事又如何見得道便是許多物事與那道

為體水之流而不息最易見者如水之流而不息便見得

道體之自然此等處問時好玩味。○問向見先生說道無

形體却是這物事盛藏那道由來故可見與道為體言與

之為體也這體字較粗如此則與本然之體微不同曰也

便在裏面只是前血體字說得來較潤連本末精粗都包

在裏面後面與道為體之體又說出那道之親切底骨子

恐人說物自物道自道所以指物以見道其實這許多物

事湊合來便都是道之體在這許多物上只是水上較親

切易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本無體

此四者非道之體也但因此則可以見道之體耳那無聲

無臭便是道但尋從那無聲無臭處去如何見得道因有

此四者方見得那無聲無臭底所以說與道為體。○日月

寒暑等不是道然無這道便也無這箇了惟有這道方始

有這道方始

有這箇既。有這箇則就上面便可見得道。這箇是與他做骨子。○體字似那形體相似。道是虛底道理。因這箇物事上面方看見。如曆家說二十八宿為天之體。天高遠又更運轉不齊。不記這幾箇經星如何見得他。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經。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或問小禮曲禮便是與仁為體。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或問小者察識道體之自然。不思一意也。法之以及其至也。純亦自強不息。又一意也。思按兩意自是一串。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爰集問道無一息之息。其在天地則見於日住月間斷。其在人則本然虛靈知覺之體。常生不已。而日月萬事亦無非天理流行而無少息。故舉是道之全而言。合天地萬物人心萬事。統是一無息之體。分而言則於穆不已者。天之所以與道為體也。生生不已者。心之所以與道為體也。純亦不已者。聖人之心與天道為一體也。自強不息者。君子之所以學聖人存心事天而體夫道也。曰此亦得之與道為體四字甚精。蓋物生亦流非道之體。乃與道為體者也。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

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

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語類有天德則便

道無天德。則是私意。是計較。後人多無天德。所以做王道

不成。○能謹獨。則無間斷。而其理不窮。若不謹獨。便有欲

來。參入裏面。便間斷了。如何却會如川流底意。○或問川

上之歎。程子所謂純亦不已者。非以為聖人之意。本如是

也。亦曰非其心之如是。則無以見天理之如是耳。其要只

在謹獨者。言人欲體此道者。當如此也。蓋道無時而不然

惟謹。其獨則可以無所間斷。而不虧真體。○文集川流不

息。天運也。純亦不已。聖人之心也。謹獨所以為不已。學者

之事也。○純亦不已。只是無間斷於獨。而不謹焉。則有間

斷。而與天地不相似矣。○紹聞編眾人具動靜之理。而常

失之於動。故其要只在慎獨。聖人全動。愚按自此至終篇

靜之德。而常本於靜。故純亦不已焉。

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

民鮮能之胡氏曰好德而好色是好德未能深也不好色而不好德焉則其不好色亦何所就也是故色

者人之所好奸而難疎德亦人所同好好而難親知其病而痛藥之不使復莠得害嘉穀則志氣清明而獨立乎萬

物之表矣慶源輔氏曰常情於好色則誠好之至好德則多虛偽不實謝氏言民鮮能之蓋至誠而好則内外表

裏如一而心志容色○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皆應有不可掩者

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語類招搖如翺

翺○新安陳氏曰夫人不翟弗自蔽公與同車翺翺過市無恥孰甚焉孔子此言為靈公好色而發也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

進吾往也質求位反覆芳服反

簣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

紹聞編書以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喻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此處夫子借以勉人之進學不已故先言止吾止也而後

言進吾往也蓋因書語而更發一意意處夫子翻譜為新妙即從一簣上轉開有無限激發言山成而

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

自往耳蓋學者自疆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

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胡氏曰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

者亦若是此吾往者也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此吾止者也其進其止皆非他人所能與此君子所以自

強不息也或問小註看吾止吾往可見責在吾而不在人須着力鞭策過去不使有一毫推委念頭慶源輔氏

論語集註本義滙考卷九 子罕 教復堂

且其止也非有尼之者也乃吾自止耳其進也非有趣之者也乃吾自往耳反觀內省而自強不息為學之終始蓋不待外求而得之矣。輯語開口便着譬如二字則為學之義已在言先按舊說以為如詩六義之比然與苗秀松柏諸章自微別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

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

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

羣弟子所不及也語類語之不惰惟於行上見得他不惰

不能皆是其不惰處按此重力行違。顏子聽得夫子說話自然住不得他人聽過了半疑半信若存若亡安得不惰按此條推本心解。慶源輔氏曰心解謂知得透徹聞一知十是也力行謂行得至到既竭吾才是也。雙峯饒

氏曰惟其心解所以力行夫子稱顏子所以勵羣弟子也。紹聞編如萬物得時雨之間發榮滋長集註此二句正狀他心解力行處時雨之化在教者生意之暢遂在受者而教者不能預其方按語之諸賢所同不惰則惟回所獨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

未已也子謂顏淵淵四字當句絕。紹聞編集註云進止二字說見上章言進即進吾往之進止即止吾止之

止也當時多有以未見聖人之止為說者故集註破之。勉齋黃氏曰知愚賢不肖之分惰與不惰止與不止之間耳知逝者如斯之意則誠不容於止且惰矣。存疑語之不惰正是見其進未見其止處。蒙引孔子之意蓋謂顏子之學進進不已使假之以年當優入聖域矣而不幸短命以死殊可惜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

論語集註本義卷九 子罕 教復堂

穀之始生日苗吐華日秀成穀日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

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精義范氏曰人性質雖美而不能學則如苗而不秀雖學而

而不能成德則如秀而不實苗必至於實然後可食學必

至於成然後為賢萬物皆然有生而不長有長而不成者

人之學必期成就不可如苗而不秀秀而不實語類苗

須是秀秀須是實方成不然何所用學不至實亦何所用

意或問小註此是聖人勉人進學如此要得申重鞭策之

爾南軒張氏曰養苗者不失其耕耘無逆其生理雨露之滋

日夜之養有始有卒而後可以臻厥成或舍而弗耘或掘

而助長以至於一暴十寒則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矣學何

以異於是是有質而不學苗而不秀者也學而不能有諸已

秀而不實者也愚按苗自宜秀秀自宜實不秀不實物

理所不宜有亦人情所必不欲有然而竟有雨有矣決當

頭棒喝動魄驚心致為森悚作意外惋惜者非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

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焉知之焉於虔反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

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按可畏者後生畏之者我也我

之今日自是說他可畏處不必如時解以今日所期望言

然我字亦只海概說或竟欲坐實聖人身上則泥矣○其

勢可畏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

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精義范氏曰凡人進德必在於少

下歸仁焉此聖人所以畏後生也若不能強學至於四十

五十而無聞焉其終亦可知也故不足畏矣呂氏曰四十

五十血氣盈而將衰好惡習而成性善惡已定幾不可易

故無聞者不足畏見惡者至於終○語類問後生可畏是

敦復堂

方進者也四十五而無聞是中道而止者也曰然慶源輔氏曰年富則進學有餘日力強則進學有餘功故足以積學而有待年少而德業進修則未易量而可畏已老而實損名銷則不足畏而可哀集註謂警人使及時勉學盡之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

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

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雙峯饒氏曰曰可畏期望以勉勵之日不足畏絕望以警戒之尹氏

先釋後二句却轉來釋前二句見勉勵之意重不成說他不足畏了便休○說統此通是激厲後生語只作一人看說可畏所以欲動他話不足畏所以警醒他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

釋之為貴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釋尋其緒也新安陳氏

且知絲有端緒尋求其端緒而思慮紬繹之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

面從而已語類如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敬憚至帳中可其奏可謂從矣然黯論武帝內多慾而外施

仁義豈非面從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釋則又不足以知其

微意之所在也語類如孟子論古人好色好貨齊王豈不悅然不知釋則徒知古人所謂好色不知

其能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徒知古人所謂好貨不知其能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畏懼○精義尹氏曰不背其言不若遂改其事喜悅其說不若尋釋其意○或問小註上

半截須重講改釋以為下轉語地重處在不改不釋聖人謂如此等人與他說得也不濟事故曰吾末如之何也已

○慶源輔氏曰從法言悅巽言秉彜之性也從而不改者物欲堅強而不屈就於理說而不釋者志氣昏惰而不反

求諸心學之不進德之不修家之不齊國之不治皆由是

基之若此之人雖聖人亦莫如之何也。困勉錄從與悅權在言者改與釋權不在言者故曰吾末如何全是激發他改。○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異言若

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

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釋矣。從且說矣而不改

釋焉則是終不改釋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湛甘泉曰

猶不說也而甚於不說從而不改猶不從也而甚於不從

何也不說不從者即蔽翳目甚然此念一轉其奮發猶可

望亦從亦說只是不釋不改全是頑皮心惟如何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

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精義謝氏曰我心匪石

以謂之志可奪非志也。山岳可移志不可移死則可奪志

則不可奪。○語類志執得定故不可奪執不牢也。破物欲

奪去志真箇是不可奪。○兩軒張氏曰此所謂志謂守其

道而不渝如虞人非其招不往之類是也。若守認私意而

不知徙義則是失其所主謂之任意則可耳非志也。○慶

源輔氏曰志與意不同意是發動處志是存主處。夫子所

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其可得而奪

乎。○雙峯饒氏曰三軍有千萬箇心匹夫只是一心若三

軍離心則帥便被人奪了匹夫之志在我而已故不可奪

此是教人立志。○勉齋黃氏曰共姜一婦人耳而之死誓

靡他其志之不可奪如此况士志於仁志於道而豈可奪

哉。○洪氏曰志氣之帥也故以為喻。○條辨匹夫不限定

教復堂

未從事學問之人只對三軍言勢孤力微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衣去聲緼

紆紛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緼泉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著展呂反禮韻貯字亦作著通作褚以綿裝衣

之謂泉著襪用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泉麻以著袍也

賤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

道矣故夫子稱之語類自有一般人着破衣服在好衣服中亦不管各子路自是不把這般當事

○問子路却是能克治如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曰子路自是恁地人有好物事猶要與人共用○

或問曾氏以為子路尚志而忘物惟其不恥敝衣故能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此意亦善○條辨喫緊在

與衣狐貉者立上人當彼此相形時即外面過得內面不覺動了便是恥心未忘這箇不恥說得細與恥惡衣惡食

不同○蒙引須看集註可以進於道下文何用不減便是此意

不伎不求何用不減伎之反

伎害也求貪也減善也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

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紹聞編雄雉之詩婦人以其君子從

役于外而作其卒章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伎不求何用不減詩意自大槩說大子引之則伎求以處貧富而言

大凡人不知內重外輕故有外慕一有外慕不伎害即貪求何往而能減故人能無此二者則凡善可進○愚按詩

詞從上其由也與倡歎而下與荷贊之高詠屬揭兩言同一聲情非如他處上有詩云下有找句當年偶爾會心衝

口而出嘉予之中正復深情無限但將詩句作意長吟下節兩重早已反照入江翻石壁矣○何用不減本註只作

論語集註本義注疏卷九 子罕 敦復堂

何為不善時解多實呂氏曰貧與富交強者必伎弱者必

拈用字非纖則滯矣語類世間人見富貴底不是心裏如疾他便羨慕他

求是這般見識又曰李閔祠云伎是疾人之有求是恥已

之無呂氏說亦近此意然此更分曉○條辨不伎不來都

從不恥中來強者因恥已之無而遂疾人之有弱者因慕

人之有而益恥已之無都不脫恥

字閔祖推明呂說得互有更精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

此以警之語類所謂終身誦之亦不是他看伐只是將這

矣問子路終身誦之夫子何以見得終其身也曰只是

以大勢恁地這處好只不自自擔當了便止於此便是自

善愚按終身字只是記者從他意思上形容分明畫出一

箇足字蒙引始言何用不臧者以其可進於道也後言

何足以臧者以其不復求進於道也按本文是道即指不

伎不求而言與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

註中道字別

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眾人而

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

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文集問人惟中無所養

也故不能自安於貧而有慕乎人之富此心一動物欲行

焉故雖可已而不已如所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有不可

勝窮之私由是以失其本心而忌疾伎害以生否則詘曲

以求之而不自知其為卑汗淺陋之甚也子路之志不牽

於外物之誘夫子稱之欲以進其德惜乎不能充此而上

之至有終身誦之之蔽不然單瓢陋巷之樂當與顏子同

之日用工夫信乎不可遽已也日然潛室陳氏曰子路

於世間名利關大界限分明處已見得破但其工夫尚踈

敦復堂

禾入聖賢闔室所以聖人常欲抑其所已能進其所未能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

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胡氏曰小人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者猶春夏之交萬物青蔥

雖有堅脆之不齊然未可辨也及事變之來小人則隨時

變遷君子則所守不易非死生禍福可得而移亦猶重陰

互寒生意憔悴而松柏獨蒼然不變慶源輔氏曰小人

之在世或被化而強於為善或畏威而毀其免罪故其迹

或與君子無異也臨利害遇事變則強於為善者或汨於

欲而忘其勉強之心則惟利之趨觀於免罪者或乘其變

而以為罪之未必及已則放辟邪侈真情發露而不可掩

惟成德之君子則素其位而行雖造次顛沛而未嘗違也

故其所守然後可見○南軒張氏曰力量之淺深平時未

易見也惟當利害艱難之際則可知其所守者矣人徒見

其隨事之能處也而不知其所守之有素也松柏

之質堅剛矣獨於歲寒之時而後人知其後彫耳○謝氏

曰士窮見節義士窮乃見節義世亂識忠臣疾風知勁草板

宗欲學者必周於德孟子曰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或

發明此章之意○或問小註松柏之後彫誰不知之舉似

得歲寒水落石出彫者自彫不彫者自
不彫非松柏示異松柏自不得不異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語類真見得分曉故不惑○精言此

物格知至有此本領事至物來幾微之
辨疑似之交皆足以燭之如何會惑明字即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從

憂語類仁者通體是理無一點私心
事之來者雖無窮而此之應者各得其度又曰仁者天下之公私欲不萌而

天下之公在我何憂之有○問仁者如何會不憂曰仁者
心便是理看有甚事來便有理應他所以不憂按此似

少註中勝私意紹聞編謂胡氏之說得之胡氏曰公理不
能勝私欲則憂患多端仁者至公無私與理為一理所當

然則貧賤夷狄患難皆素其位而
行無往而不自得所以不憂也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

語類孟子說配義與道無是微也今有見得道理分曉而
反顧怯者氣不足也○慶源輔氏曰有義理之勇有血氣

之勇氣本粗厲惟配乎道義則為道義之助而可以言勇
所謂不懼者非悍然不顧也主乎義理而言故以配道義

之言此學之序也文惠問此三句其要在致知知之明非仁

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為先曰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
自力也○語類問知者不惑明理便能無私否曰也有人

明理而不能去私欲者然去私欲必先明理無私欲則不
屈於物故勇惟聖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仁後言知至於

教人當以知為先○有知仁而後有勇然而知仁又少勇
不得蓋雖曰仁能守之必有這勇方能守得到頭方能接

得去若無這勇則雖有知仁小開亦會放倒了○問君子
道者三次序何以異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此

誠而明明而誠也問中庸言三德之序如何曰亦為學者
言也問何以勇皆在後曰未後做工夫不退轉此方是要

○蒙引此皆以成德者言但以知者居仁者之先是學之
序也不可以知者等俱為進學者之人愚按朱子因下論

重見而有異同故以此為學之序實則皆成德事也但彼
處統屬君子故仁居先此三項開說故知居先究竟不惑

不憂不懼亦惟現成知仁勇者乃能之
本文只渾說學之序畧見大意可耳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

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

重使合義也精義伊川曰有求為聖人之心然後可與其

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范氏曰可與共學者同術業也學者未必志於道故未可與適道志於道者未必能有立也故未可與立能立矣而權為難者道之用也惟聖人能盡之謝氏曰可與共學質美者也然而未必能行故未

可與適道能行乃可以適道矣然或作或輟者有之故未可與立能強立而不反矣未必能體常而盡變故未可與

權權非機巧權變之謂猶權衡之權以其稱物得中而已不及則仰過則俯中則平學至於權時中之謂也。語類

可與共學有志於此可與適道已看見路脈可與立能有所立可與權遭變事而知其宜此只是大概如此說。問

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底問中便是指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是稱權是將這稱去稱量中是物得

其平處問權地位如何曰大賢已上。問程子云權者言稱錘之義也何物以為權義是也然也只是說到義義以

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此意如何看曰此如有人犯一罪性之剛者以為可誅性之寬者以為可恕槩之以義皆

未是合宜此則全在權量之精審然後親審不差欲其權量精密是也平日涵養本原此心虛明純一自然權量精

密。立是見得那正當底道理分明了不為事物所遷惑權處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如君子固當用小人固

當去然方當小人進用時猝乍要用君子也未得當其深根固蒂時便要他去他即為所害這裏須斟酌時宜知箇緩

論語集注卷之九 子罕 九 敦復堂

急深淺。楊氏曰：知為已，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始得。

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

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

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

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

目漢以下無人識權字。公羊傳：桓公十一年，宋人執祭仲，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權者何

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韓康伯注：繫辭云：權反經而合道，必合乎巽順而後可以行權也。

經合道為權，其實未嘗反經。權猶衡，輕重兩平，乃權之義。又曰：古今多錯用權字，才說權便是變詐，或是權術，不知

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才合義便是經也。范氏曰：自漢以來，儒者論權多以為反經合道甚矣。其

不知權也。經者道之常也，既反之矣，豈有先之以不正而可合於道乎？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聖人心若權，然後物

至而不可銖兩欺之，是以輕重適得其均也。夫事有大小，未嘗無權。堯舜惟能權與子之，不如與賢也。故以天下與

舜禹而後世莫不以為公。周公惟權親戚之不可私也。故誅管蔡而天下不以為不仁，直躬惟不能權父子與信之

輕重也。故以誣父為直，微生高將不能權於與人拒人之問也。故以乞醢為仁，故曰事之大小莫不有權。惟聖人能

盡之，所以為人倫之至。或問：申之曰：天下者物也，與賢與子者分兩之所在也。當堯舜之時，以權加諸與子，則天下

重與子輕，而其權仰矣。然加諸與賢而屬之四岳，皋陶則未足以勝天下之重，而未免於仰也。故必歸之舜禹而後

適得其平焉。此范氏不盡之意，而與謝氏亦無以異焉者也。語類問：經與權之義，曰：公羊以反經合道為權。伊川

以為非若平看反經亦未為不是。且如君臣兄弟是天地

之常經，不可易者。湯武之誅桀紂，却是以臣弑君，周公之

誅管蔡，却是以弟殺兄，豈不是反經？但時節到這裏，道理當恁地做。雖然反經，却自合道理。但反經而不合道理，則

論語集注卷九 子罕篇 敦復堂

不可若合道理亦何害於經乎。又曰合於權便是經在其
 中。漢儒謂反經合道為權。伊川說權是經所不及者。權
 與經固是兩義。然論權而全離乎經。則不是。蓋權是不常
 用底物事。如人之病。熱病者當服涼藥。冷病者當服熱藥。
 此是常理。然有時有熱病。却用熱藥去發他病者。亦有冷
 病。却用冷藥去發他病者。此皆是不可常論者。然須下得
 是方可。若有毫釐之差。便至於殺人。若用得是。便是少他
 不得。便是合用。這箇物事。既是合用。此權也。所以為經也。
 漢儒說權離了箇經。伊川說權便道權只在經裏。而且如
 周公誅管蔡。與唐太宗殺建成元吉。其推刃於同氣。雖同
 而所以殺之。則異。蓋管蔡與商之遺民。謀危王室。此是得
 罪於天下。得罪於宗廟。不得不誅之也。若太宗分明是爭
 天下。故周公可謂之權。而太宗不可謂之權。孟子曰。有伊
 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故在伊尹可謂之權。而
 在他人則不可也。權是最難用底物事。故聖人亦罕言之。
 自非大賢以上。自見得這道理。合是恁地了。不得也。可
 與立者。能處置得常事。可與權者。即能處置得變事。雖是
 處變事。而所謂處置常事意思。自在。非以辨義異以行權。

此說義與權自不同。義字大包得經。與權自在。經與權過
 接處。如事合當如此。區處是常法。如此。固是經。若合當如
 此。亦是義。當守其常。事合當如此。區處却變了常法。恁地
 區處。固是權。若合當恁地。亦是義。當通其變。文中子云。權
 義舉而皇極立。若云經權舉則無善。經自是義。愚按先儒
 權。亦是義。義字兼經。權而用之。不可將來對權。故有反
 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今已析為二。故有反
 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
 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語類問權與經亦當有辨。莫是經
 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語類問權與經亦當有辨。莫是經
 既。是中則與經不異。否曰。經是常行道理。權則是那常理
 行不得處。不得已而有所通變。底道理。權得其中。固是與
 經不異。畢竟權則可暫。而不可常。如堯舜揖遜。湯武征誅。
 豈可常行乎。觀聖人此意。畢竟是未許人用權字。學者須
 當先理會這正底道理。若說權自權。經自經。不相干涉。
 固不可。若說事須用權。經須權而行。權只是經。則權與經

又全無分別觀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則權與經須有異處雖有異而權實不離乎經也這裏所爭只毫釐只是諸公看不子細伊川說權只是經恐未盡却又云權是經所不及者此說方盡蓋經者只是存得箇大法正當底道理而已若精微曲折處固非經之所能盡也所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所以說中之所貴者權權者卽是經之要妙處也如漢儒說反經合道此語亦未甚病蓋事也有那反經底時節只是不可說事事要反經又不可說全不反經如君令臣從父慈子孝此經也若君臣父子皆如此固好然事有必不得已經所行不得處也只得反經依舊不離乎經所以貴乎權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立便是經可與立則能守箇經有所執立矣却說未可與權以此觀之權乃經之反妙微密處非見道理之精密透徹純熟者不足以語權也○問看來權字亦有兩樣伊川以權只是經蓋每日事事物物上稱量箇輕重處置此權也權而不離乎經也若論堯舜禪遜湯武放伐此又是大底權是所謂反經合道者也曰只一般但有大小之異耳如堯舜之禪遜

是通與人遜一盆水也是遜湯武放伐是爭爭一箇彈丸也是爭康節詩所謂唐虞王帛煙光紫湯武干戈草色萋大小不同而已矣伊川說經權字將經做箇大底物事經却包得那權此說本好只是據聖人說可與立未可與權須是還他是兩箇字經自是經權自是權若如伊川說便用廢了那權字始得只是雖是權依舊不離那經權只是經之變如冬日須向火忽然一日大熱須着使扇這便是反經今須是曉得孔子說又曉伊川之說方得又曰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又曰若不是大聖賢用權少間出入便易得走作○紹聞編有程子之說而經權之義始正有朱子之說而經權之義始明或云權不專指處變如處常而不知權何能合道吾謂如子莫執中而無權則常事亦須有權此章以權對立則權主變事爲通其變如所謂巽以行權無可疑者○愚按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程子非之實則果能合道亦無惡於反經其非之者恐人一味反經流於權變權術也程子以權只是經朱子論之實則經權總離義不得權而合義權卽是經其論之者以權固不離乎經而精微曲折有非經之所能盡其界分不容

一槩抹殺也。朱子之論權詳矣。愚竊謂其要領在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何謂已定。人倫日用之間。具有聖賢之成法。到得立時。見得真守得定。卓然不為事物所搖。依硬本。子做去。自是各還分兩。此經非無權。而初無俟於權也。何謂未定。天地間事物。任他千變萬化。莫不有一定之理。但到得當法所不能行處。自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初無成轍可循。不能不自我作古。非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私。難以因心作則。隨時取中。此權自不離乎經。而必待於權。而始定。朱子謂須是聖人方可。所謂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看來通節神氣說。可與便說。未可與說。未可與便說。然須教可與如朱共學。無由適道。既共學。須教適道。一路相生。相引到得由立而權。乃是學中至處。而聖人以未可與終焉。不獨難之。抑亦慎之。程子曰。人無權衡。不能知輕重。聖人則不以權衡而知輕重。聖人則是權衡也。此可見大舜之由仁義行。孔子之從心所欲。這才是權字中全體大用。若胸無成竹。而好語通方。此正洪氏所謂未能立而欲行。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棣大計反

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

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語類

是一篇詩。與今常棣之詩別。此逸詩不知當時詩人思箇甚。東坡謂思賢而不得之詩。看來未必是思賢。但夫子大槩止是取下面兩句云。人但不知思。則何遠之有。係遊此詩於六義屬興。若以偏其反而。本文字意解。則以華之不相向。而相反。以興室之不相近。而相遠也。依晉書以偏作翩。反作翻。為形容華之搖動。則以華本無情之物。而有情。以興人本有情。而反不得。其情也。其大指只在豈不爾思上。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音扶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

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

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或問小

聖人自論思，非論詩也。新安陳氏曰：逸詩所謂爾思以

思其人言夫子所謂未之思，以思此理言，何以知爾思之

為思其人也？以室字知之，但不知所謂爾者指何人耳。然

辭意婉而平和，無褻狎態。東坡以為思賢之詩，亦或然也。

而反之，而詞氣渾然，含蓄不盡。夫只是不思，那得有遠中

間更著一字不得？若叫破未思，故遠能思，便不遠神味索

然矣。至於上節思人下節思理，義固有之，然必鑿然劃開

正恐當年只借詩詞畧作點撥，程子所謂意思深遠，或不宜然。

論語集註本義匯叅卷之十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

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

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

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

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

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

說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精義伊川曰：論語為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

鄉黨形容聖人不知者豈能及是又曰鄉黨所載善乎其形容也讀而味之想而存之如見乎其人也曰鄉黨分明畫此一箇聖人楊氏曰夫聖人由禮行非行禮者也雖語默食息之頃升降俯仰各有容節無非禮者是豈係心於儀容辭令之末哉蓋其身與道俱故眸面盎背而從容自中耳世之論者曰先王之制禮誘天下之愚而拘之則是禮無與於智者之事也故士以達觀自居而信其說於天下往往自棄於無方之民而莫之悟其為害豈淺鮮哉莊子曰猖狂妄行乃蹈於大方既已路大方矣則不可謂之妄行存猖狂妄行之名則其論於大方也必矣是皆荒唐之妄行存猖狂妄行之名則其謂道不離乎日用之間非固遺形絕物也離此以言道皆日用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於鄉黨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著之其知聖人哉學者第深考此篇則於道其庶幾矣○語類鄉黨記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如鄉黨說聖人容色處是以有事觀聖人如言燕居申申天天是以無事時觀聖人學者於此又知得無時無處而不然○鄉黨一篇自天命之謂性至道不可須臾

離也皆在裏面許多道理皆自聖人遷出來惟聖人做得甚分曉門人見之熟是以紀之詳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道無精粗無本末皆自此廣大心中流出但愈細則愈密愈近則愈實○四書通鄉黨形容夫子之一動一靜可得而直遂其辭者曰必曰不可得而直遂其辭者曰如曰似隨時變易而無非道之所在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相倫反

恂恂信實之貌何註溫恭之貌或遇以詩書訓誥考之宜以為信實然亦有溫恭之意也按下不以

賢智先人即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

溫恭之意 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

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詞氣如此

不能言或有大是非利害似不可不說所謂似不能言者恐但當以卑遜為主曰不是全不說但較之宗廟朝廷為不敢多說耳○問鄉黨如恂恂侃侃之類曰如此類解說則甚易須是以心體之真自見箇氣象始得○慶源輔氏

曰似不能言者所以形容信實之意大凡人才信實則言自簡默况聖人之表裏如一者乎。吳氏曰恂恂似不能言信實在心而訥於發言之貌人倫之序自近達遠由親及疎家之外則鄉黨矣生於斯長於斯父兄宗族聚於斯故夫子居之其貌言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朝直遙反下何便旁連反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

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胡氏曰在宗廟而明辯則

可以識制度文物之精微升降揖遜之委折在朝廷而明辯則上之所布者不悖於理下之所受者不蔽其害。愚

按蒙引以集註詳問貼在宗廟極言貼在朝廷蓋因語類中有論入太廟每事問一條故云爾不知此特因問而答非本義也條辨云禮法之所在倘有制度文物之未明升

卒皆遜之未嘗聖人豈不極言而政事之所出或未知上

之所欲布下之所欲行聖人又豈不詳問宜統承為是。唯謹爾只找足便便與上節以似不能言找足恂恂如一

例看然或以便便言則疑於不謹而又唯謹此間似有一折不比上節兩句直下矣不知聖人之言本無不謹只就

他無害於謹處見便便之極。○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

致唯爾字未嘗不是直下也。○此一段看方見聖人全體

廟朝廷言貌之不同。或問小註合兩段看方見聖人全體

詞氣似不能言於恂恂內見之唯謹於便便內見之按上

節似先貌而後言下節似先言而後貌實則說貌本已該

言說言便自有貌拆看不待但以爲互文猶淺。厚齋馮

氏曰古人於言語所不能形容輒以連綿字狀之如詩之

冰文王曰穆穆壘壘離離肅肅如見文王之德容心志此

篇最工於形容夫子之動容周旋晬然於言辭之表見之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侃苦且反誾魚

反巾

此君未視朝時也。胡氏曰以下文君在互觀之知此為君未視朝時既視朝則不當歷位而相與

言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王制上大夫卿又云大國三卿下大夫五

人今合此二節以為上。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謂守理義而無所回

居問問和悅而諍也。和悅者事長順也諍則不詭隨矣。語類下大夫位不甚尊故吾之言可

得而直遂至於上大夫之前則有所諍必須有含蓄不

盡底意思不如侃侃之發露得盡也。閔子侍側一章義亦

如此。問和悅而諍不知諍意思如何曰說道和悅終不

成一向放倒了到合辨別處也須辨別始得內不失其事

上之禮而外不至於曲從如古人用這般字不是只說字

義須是想像這意思是如此如恂恂皆是有此意思方下

此字又曰和悅則不失事上之恭諍則又不失自家義理

之王。或問此其先下大夫次上大夫而後及君何也曰

出卑以

及尊也

君在跽踏如也與與如也。跽子六反踏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

君在視朝也。跽踏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南軒

張氏曰此君在位之時在朝在廟燕見皆然也。愚按節首

以朝字提頌專主在朝言為得。慶源輔氏曰跽踏二字皆從足蓋心懼而立不寧也。跽踏雖是恭敬不寧與與又却威儀中適此所以為聖人也。新安陳氏曰中適得其中而且安適也。若作中節解何不曰適中乎。輯語踏與與皆敬也。若是敬外又別有與與之容便是知和而和矣。與與從跽踏中看出此即是聖人從容中道處。按張踏是敬之至却又威儀中適如此此其所以為恭而安。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齊氏曰君未視朝則其待同列也。或莊一於齊栗專篤而已。觀諸上下之問而其辭貌各得其當可見矣。蒙引以君對上下大夫則君為上而上下大夫

俱為下以上大夫對下大夫則又自有上下之別愚按分作兩條只合分上節接下下節事上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必刃反 躩驅若反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

命故也。周禮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

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慶源輔氏曰擯人主

使之接賓所以接賓者盡人主之禮意而欲賓之無違於

禮也勃如顏色之變躩如容止之變心敬於中則容變於

外自然之符也聖人固未嘗不敬但君命之臨則敬心愈

至耳愚按聖人聞君命敬心固愈至而邦交之禮至諸侯

相為賓蓋尤禮之大者此其所以聞召使擯肅乎恐不能

勝任而不覺頓改常容也。精義揚氏曰色勃如變色而

作也君召使擯以禮相其事故變色而作君子之容奇遲

見所尊者齊趨足躩如也趨也。需類問定公十年來谷

之會孔子相惡即擯相之相曰相自是相擯自是擯相是

相其禮儀擯是傳道言語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檐亦

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

五人以次傳命或問小註周禮行人上公九命侯伯七命

主人使擯者出而請事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

敦復堂

復以次傳之擯而達於主君。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

右其手，禮整貌。語類揖左人傳命出也，揖右人傳命入也。

賓者中擯也，揖者揖而傳之，以命蓋只是拱起手而以命

傳付之，非如今日之相揖也。所與立者皆本國之臣僚，同

為擯者也。若未擯傳之未介，則不可以左右言。此節重

在衣前後，禮如也。若揖所與立左右手，則凡為中擯者皆

然。○翼註禮如云者，非徒以其衣之整而美觀也，其指趣

在手動而身不與之俱動上蓋揖左人傳君命而出，然轉

身向左則背君故但左其手，揖右人傳賓命而入，然轉身

向右則背賓故但右其手，身不動故衣亦不動而禮如整

齊禮如是身不動之驗，身不動是不背君賓之意。○或

問禮如之說，洪氏以謂非心平體正敏給安謹者不能。

趨進翼如也。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蒙引主延賓而入為擯者

從其後而趨入以有事也。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說統揖與立而禮如是，手雖動而身容肅趨進而翼如

是足雖動而手容恭。○條辨不難其翼如難其趨而翼如

疾趨之中自見端好之度，方見非從容中禮者不能張言

開張而手不貼身也。拱言高拱而手不下垂也。鳥必兩翼

以翼如形之，正見聖人兩手端好無偏倚高下之失，所以

紆君敬也。

邢疏按聘禮行聘享私覲禮畢，賓出公再拜送

出反告賓不顧矣。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語類問賓不

顧矣曰古者賓退主人送出門外設兩拜，賓更不顧而去

國君於列國之卿大夫亦如此。○新安陳氏曰紆緩也，解

敦復堂

為君擯相之容。勉齋黃氏曰色勃足躩被命之初也揖與趨進行禮之際也賓退禮畢之後也皆天

禮文之至未聖人於此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盛德之至也

○我困勉錄謂總註擯相相字未見着落竊謂出而傳命是為擯入而以禮詔俗則擯介皆為相周禮司儀注可考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精義尹氏曰入公門曲身

其身如無所容也。慶源輔氏曰高大則宜無所不容矣今以渺然之身入之知不容焉則小心而謹慎可知矣。條辨數鞠躬如也各自不同此言方入公門便曲身而行乃敬君之始如不容三字緊連讀正形容其鞠躬之狀。天子有五門自外而內曰臯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路門至於路門而門畢矣故亦曰畢門諸侯三門曰庫門曰雉門曰路門而無臯門應門魯亦三門而以庫門擬臯門雉門擬應門故明堂位曰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

門此他國所無也然但擬其制而已亦不敢替稱畢應之名。天子外朝在臯門內其第四重門曰應門治朝在焉諸侯則外朝在庫門內雉門乃第二重門治朝在焉若燕朝則天子諸侯皆在路門內矣。此為入門之始則所入乃庫門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闕于通反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闈之間君出入處也闕門限也禮

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闈右不踐闕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

行履闕則不恪。邢疏中門謂棖闈之中是尊者所立處故人臣

不敢當之而立也履踐也出入不得踐履門限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為不敬也。語類棖闈如今奕頭相

似闕當中礙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揜左扉人君多出在闕外見人所以當棖闈之間為君位。問或問謂門之

左右扉各有中其制可考否曰門之中有闕扉之兩旁有
 振振闕之闕即中古人常闕左扉所謂中門者謂右扉之
 中也。雙峯饒氏曰中間有闕兩旁有振振是大門兩旁
 之木如今壁尺相似闕是中間兩扉相合之處又有一木
 常設而不動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
 東扉為左入則以西扉為左大夫出入則皆由右出則以
 出以闕西為右入以闕東為右然雖由右亦不敢當振闕
 之中但挨闕旁而行蓋避君出入處也行既不敢當中則
 立亦不可當中故立不中門按饒說與語類異。精言禮
 惟兩君相見雙扉俱啟賓入西扉之中門主入東扉之中
 門餘則左扉常闕雖聘客至亦由右扉玉藻所云公事自
 闕西私事自闕東者公事是行私觀之禮不以君命行事用
 賓禮也故自闕西私事是行私觀之禮不以君命行事用
 臣禮也故自闕東出入皆由右扉自闕西固不敢當尊自
 闕東但稍東近闕終不敢當振闕之中所以謂賓入不中
 門也左扉常闕君出入皆由右扉闕矣按賓禮如是則臣
 禮可知此正發明語類意所謂左右朱子謂自內出而言
 非如饒說以出入互分左右也。存疑出入不由中門禮

也聖人不重在此所重者立不中門耳蓋立是未出
 入之時常人多忽畏而聖人獨不然所以為聖人

過位色勃如也是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氏言過謂門屏之間人君立之處所

謂字也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公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

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綉為斧文也亦曰斧

依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字。語類問人君立之處曰

古今之制不同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

故史記謂秦王一日指賓客而不立朝君立於門屏之間

屏者乃門間蕭牆也今殿門亦設之三公九卿以下設屏

於廷中故謂之三槐九棘者廷中有樹處公卿位當其下
 也又曰門屏之間周禮所謂外朝也。雙峯饒氏曰天子
 至尊何以立而不坐曰古無坐見臣下之禮至秦尊君卑
 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門屏之間謂治朝也但天子外
 屏其屏在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門內則字立之處天子

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屏外門內此為不同爾問屏制何如曰樹小牆於當門以蔽內外也。○愚按由庫門而進斧展之前則此當為君之外朝周禮所謂朝士建其法小司寇掌其政則三槐九棘左嘉石右肺石致萬民而詢焉者也非有大故君不常御故其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位常虛饒氏以為治朝非是

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精義謝氏曰過位與見君之几杖則起義同。○條辨此條三樣形容全要在過字上想出蓋位雖虛位一過便如見君常人所忽而聖人謹之位虛而敬君之心自不虛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齊音谷

攝攝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握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蔽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

肅也

采子曰攝齊者身其畏謹恐上階時踏者裳有顛仆之患。○問升堂攝齊則手無所執與胡氏曰古者君臣

所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以為贊而已笏則指之插於腰間用以記事而已不執以為儀也宇文周欲復古乃不脩贊而執笏於是攝齊鞠躬之禮廢升堂而蹴齊者多矣

○愚按庫門之內過外朝自此當入雉門不書省文也其為視庫門可知也從雉門入則為治朝侯國堂高七尺階

七等君日御此以嚮明聽治卿大夫士亦日以此奏復逆馬君威咫尺於是將為堂下之拜君辭之乃兩手握衣去

齊尺歷階而升鞠躬如不勝衣此亦升堂之常儀且夫子自入門以來固已鞠躬如矣此復作一提掇者一以形其

攝齊之敬一以見其屏氣似不息之難。○集解攝齊則氣疎鞠躬則氣懈此屏氣之所為尤不易也。○精義謝氏曰

心肅則氣自屏於此可以體敬之理。○或問小註鼻息出入人之所不能無也但心敬則氣肅其息微細自不覺其

出天一似不息者然。○注武曹曰古者天子諸侯皆有三朝以魯制言之庫門之內為外朝雉門之內為治朝路門

之內為燕朝治朝與燕朝皆可謂之內朝文王世子公族

朝於內朝謂燕朝也。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謂治朝也。然以治朝對燕朝言之則亦曰外朝。文王世子外朝以官是也。庫門內之外朝載於周禮所謂面三槐而左右九棘者也。然非君所常御之朝。故曰君之虛位至所謂燕朝者。玉藻則曰君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路寢。即燕朝。以此見羣臣不從君入也。羣臣日所常朝之地乃在治朝。此章所謂攝齊升堂者當必在此。或誤以過位為治朝而以升堂為路寢之外朝。按集註君之虛位若以此為治朝則羣臣方日朝於此。何緣人君乃有虛位。何緣不行朝禮而反過之。况語類引周禮所謂外朝不引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且言三公九卿以下有三槐九棘云云。此非最外之外朝而何。既知此為最外之外朝則所升之堂雖先儒無明文可以知為治朝無疑也。

出降一等。還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

等階之級也。還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

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愚按自治朝更進則路門以內是為燕朝君所退而聽政公族

於是朝焉者也無故則羣臣不得入故自治朝升拜之禮既成適自堂而出歷階而降始自一等見其顏色之還怡

怡如則其未降階而不能遠還與夫自此至沒階其以漸而還皆可知也而沒階則趨趨則翼如玉藻濟濟翔翔朝

廷之行容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語類衆人到末梢便撒

敬故到末梢又整頓則爵。按復位有云復其外朝之班位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孔子於

魯嘗為司寇攝相事其位當在是前此朝士帥其屬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者此意未忘於心故猶踧踖如也餘敬

也集註敬之餘正與首條敬之至相應又按何吧瞻駁之云周禮匠人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

註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則九室列在治朝之堂下本文復其位連上沒階趨以為交固降階

卽是則復位當卽在是又司士掌朝儀之位其下云王入內朝皆退鄭註反其官府治處也其文不繫朝士所掌之下而繫於司士則非退而遠之外朝明矣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可參考也唐荆川文云自堂下之位而攝齊以升於堂上後云由是而復其堂下之位則又仰瞻堂上君實臨之以此爲敬之餘於情理

○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說統此章以出入二較合字爲關鍵入有入門

過位升堂三節出有降階沒階復位三節上是君漸近而敬有加下是君漸遠而敬無已始終只是一箇敬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跼躅

如有循勝平聲躅色六反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

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秋官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上公之禮執桓

圭九寸纁藉九寸諸侯執信圭七寸纁藉七寸諸伯執躬圭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圭五寸纁藉五寸諸男執蒲圭

如諸子之禮註纁以織組而成藻飾所以藉玉長與圭同。天官典瑞桓圭信圭躬圭纁皆三采三就穀璧蒲璧纁

皆二采再就以朝觀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按就市也。禮郊特牲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或問

所謂命圭者何曰古者諸侯受封天子授之以圭爲瑞節。按聘禮君朝服南面揖使者命賈人啟櫝取圭以授宰

宰執圭屈纁轉授使者使乃受圭垂纁以受命既述命同面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纁出授賈人按此在本國受命之

始。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賈人接西塾擯者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啟櫝取圭垂纁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

圭屈纁授賈人襲執圭擯者入告納賓賓入門左北面西上至於階公升二等賓升西階擯者退賓致命公左還北

嚮擯者進公當楹再拜賓三退賈人公側襲受圭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按此至鄰國行聘之時在我國稱使自他國

稱賓賓卽使也。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註玉卽圭也賓迎於門外升自西階南面受圭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於

昨階東註欲親見賈人如不勝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敬謹

之至也慶源輔氏曰一圭之重能有幾何豈有不勝上如

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

曲禮凡奉者當必提者當帶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

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文集問既曰平衡而又有

上下莫不手與心齊如步趨之間其手微有高下但高不

至過揖下不至過授否曰得之或問禮有平衡之說而

左氏記子貢譏哀公邾子執玉高卑容有俛仰故戰色戰

以此但為奉之平衡不高不卑之意於義為安而色懼也

而色懼也英氏曰臨事而懼莫過於戰故以戰喻過位使

踏踏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

如緣物也禮玉藻執圭玉舉前曳踵踏踏如也註踵足後

跟也畧舉前趾拖曳後跟不離地也朱子曰

享禮有容色

踏踏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得攝齊亦防顛仆集解執

圭節是在所往聘之國而將見其君時如此通是假借形

容語乃執圭而行之敬也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容色周禮小行人合六幣圭

以錦琥以繡璜以繡此六者以和諸侯之好聘禮賓祿

奉束帛加璧享庭實皮則攝之又云聘於夫人用璋享用

琮若有言則以束帛知享禮語類問聘享之禮曰正行

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是以命圭通信少簡仍退還享是

獻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皮幣與馬之類皆拜跪以獻退

而又以物獻其夫人凡三四次方畢所獻之物皆受但少

幣與馬皆陳之於庭故曰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

滿客聘禮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及享發氣焉盈容

眾介北面踰焉託踰謂容貌舒揚語類問儀禮謂

發氣滿容何故曰聘是初見時故其意極於恭肅既聘而享則用圭璧以通信有庭實以將其意比聘時漸紓也

私覲愉愉如也

私覲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語類享禮乃其君之禮

禮物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私覲是所遣之大夫既以君命行聘享禮却行私禮參見他國之君也。或問

私覲見於聘禮孔子行之而記禮者以為非禮何也曰胡氏以為若聘禮所行孔子所行者正也當時大夫僭於邦

君於是其庭實旅百如享禮然則非禮矣故記曰庭實旅百何為乎諸侯之庭此說是也。聘禮擯者出請事賓告

事畢奉束錦以請覲註覲見也公事畢而請覲是欲交其歡敬。郊特牲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其君也註其君

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以君命聘則有私見。私覲乃使臣既以君命享而復自將已意故其和有如然非

必如享有圭璧庭實但以其土之。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所宜或家之所有以為禮也

聘於鄰國之禮也。我通節聘為主享與覲皆聘中事方聘

則專於敬將君命也既聘則漸以和達君意也胡氏曰非敬無以盡聘問之禮非和無以通聘問

之情愚謂執圭之為敬自不待言享禮則敬而將之以和私覲則和而一本於敬

正聖人動容中禮處。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

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厚齋馮氏曰據左氏史遷所載

記烏得而疑之條辨使擯執圭兩條其容色多係從旁摹擬不似聖人教人語晁氏說亦朱子存疑之意不必深泥

○君子不以紺緹飾。紺古緹反

君子詔孔子。問鄉黨一書盡言孔子中間又言君子朱子

謂君子即孔子何不便說孔子潛室陳氏曰

即孔子做底便是眾人合依底故問攝君

子聖人以身為教故記者以教法書之

紺深青揚赤色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 鄉黨

三

敦復堂

齊服也練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

邢疏紺立色練

淺絳色飾者領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為飾衣似衣齊服

練者三年練以練飾衣為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飾又曰

說文云紺帛深青揚赤色是紺為青赤色也故為齊服盛

色○語類揚浮也紺似而今深底鴉青色○問練以飾練

服練是絳色練是小祥後喪服如何用絳色以為飾曰便

是不可曉此箇制度差異絳是淺紅色○蒙引此謂不以

齊服喪服之飾飾常服也

紅紫不以為褻服

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

言此則不以為朝祭之服可知

或問青赤黃白黑五方之正色也以木克土則青黃

合而成綠以金克木則白青合而成碧以火克金則赤白

合而成紅以水克火則黑赤合而成紫以土克水則黃黑

合而成駟此五方之間色也○集解間色不正是正並且

近於婦人女子之服則因於間色中獨舉紅紫而言○陳

氏用之日不以飾則不以為服可知不以為褻服則不為

正服可知○齊氏曰後世朝祭服練服緋服紫蓋不特制

度盡變於括拔魏而其色已失其正矣故集註有微意焉

當暑衫絳絺必表而出之

衫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絺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

表絺絺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縹緜是

也新安陳氏曰詩傳蒙覆也縹緜之縹者蒙謂加絺絺於

於褻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精義范氏曰絺絺所

以當暑必表者為其褻也絺絺出於表表不可以親膚也

古之為衣不為觀美或取其適於體表而出之是也或欲

其便於事褻裘長短右袂是也○精言暑宜絺絺從其時

也絺絺宜衫有定制也必表而出則聖人之敬也着眼在

一必字

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

麕反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

邢疏緇衣羔裘者朝服也按詩鄭風羔裘如濡註云羔裘大夫服也

風羔裘逍遙註云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唐風羔裘豹袂註云君純羔大夫以豹飾是羔裘乃君臣視朝之通服也

又按周禮司裘掌人裘以供王祀天之服註云大裘黑羔裘玉藻羔裘豹飾緇衣以賜之註云卿大夫助祭於君之服是緇衣羔裘

又為祭服矣麕鹿子色白邢疏此在國視朔之服也卿大夫士皆然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麕裘按聘禮疏諸侯與其臣視朔及行聘禮皆設

麕裘但君之麕裘以麕為裘臣則不敢純如君用青弁裘其賜云在國視朔君臣同素衣若聘禮則主君用素衣賜

使臣用綌衣賜然君臣視朝既可以同賜而行聘獨不可以同賜乎綌蒼黃色非可稱麕狐色黃邢疏此太蠲息民色也故以素衣為正。麕同麕。狐色黃。

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蠲又臘祭先祖五祀

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蠲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蠲之祭與息民異息民用

黃衣狐裘大蠲則皮弁素服以息民大蠲同月故連言之

按此則時解竟以屬之蠲祭者非是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註云謂既蠲臘祭先祖五祀也玉藻狐裘黃

衣以賜之註云黃衣大蠲時衣以賜裘欲其相稱玉藻不

臘先祖之服也臘謂臘祭衣以賜裘欲其相稱玉藻不

不賜裘之賜也見美也服之也充美也按充美謂如全

衣揜葉覆蓋其美見美謂加單衣如袒裼以開露其美如

聘禮使臣行聘之時主於敬不主於文故襲裘至行享之時主於文故賜裘此即不文飾不賜之義也。精義范氏

曰衣所以賜裘故其色必如之德之內外相稱亦然也。集解著裘時不欲其文之文者必加單衣於裘上以賜之然又欲其色之稱故羔裘色黑緇以緇衣麕裘狐裘亦然。視朝常服用黑以見人臣北面之義聘享尚潔用白以見精白承休之意臘祭尚土用黃以見黃冠野服之風禮曰表裘不入公門此三句之為裘在內衣在外無疑也。

褻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義府褻裘私居之服便無定式而長短可以意為故

可長則長不嫌其侈取其溫也
可短則短不惟其稱惟其便也

必有寢衣長一身存半長去聲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

衣其半蓋以覆足新安陳氏曰齊寢不以衾致嚴也半以覆足可寢不可行專為齊之寢衣而已

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

除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

從矣條選按必有二字使知非常用之衣而文法與後必有明衣相類錯簡何疑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厚齋馮氏曰幽詩云二之

裘則從古固然居不厭溫故取其厚者以為燕服若出則以輕裘為便也

去喪無所不佩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禮古凶不維是

故去喪凡所當佩者無不佩禮曰父母在冠不純素孤

子當室冠衣不純采。許氏曰凡佩有德佩有事佩古之

君子必佩玉其制上有折衝下有雙璜中有琚瑀下有衝

牙貫之以組綬納之以璜珠而其色有白蒼赤之辨其聲

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行有采齊肆夏之節其象有仁智禮

樂忠信道德之備玉聲鏗然鳴非僻之心無自大此德佩

鄉黨

七

敦復堂

以備用無所不佩中便含養成才德之義惟居喪不佩去
喪則無所不佩矣按紛帨拭物之中也刀礪小刀及礪石
也小礪大礪解大小結象骨為之全燧取火於石木
遂所以鑽火决發也昔也鼎拾也管筆強造刀鞞也

非帷裳必殺之

殺去聲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裳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

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裳積而有殺縫矣。集解朝祭法

故裳用正幅如帷。上下齊澗猶今之裳然裳積是今之衣

摺人身要小故於要之兩旁澗之使狹以就要也殺者斜

裁其縫而側合之使上狹下澗以就要而有縫也殺則無

裳積不殺則有裳積以其用正幅也。集註要半下用深

衣要縫半下語齊倍要用玉藻縫齊倍要語二句互相足

謂要之狹減半於下齊而齊之廣加倍於上要也深衣之

裳以布六幅斜裁為十二幅三分之一皆在上三分之二二

皆在下要狹齊澗要不用裳積而旁有斜裁之殺縫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邢疏吉凶異服也檀

弓云奠以素器以生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邢疏詩云二月初吉

周禮云正月之吉皆

謂朔日朝服皮弁服也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鞶註

云此與君視朔之服也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
其禮廢故每於月朔必衣此視朔之服而朝於君所謂我
愛其禮也。精義范氏曰既告老猶月朝於君也月朝於

帷裳有事於宗廟朝廷禮法所在不容於殺自此而外無
不殺者不敢以私服而混於朝祭之服可見尊尊親親之
心非為省費而已

君何也國有大事猶將預焉。南軒張氏曰孔子在魯致仕猶往月朔之朝盡為臣之恭也。蒙引若不致仕時則吉月而朝自是常禮焉用記。條辨此因衣服之制而類記之致仕之時人多不朝然未有朝而不以朝服者也。

○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如冠黃氏曰古人衣服不苟是輕其身也後世朝祭之服皆不如古而士君子之服其色其制無一合於禮矣。四書通此以前記夫子之容貌此以後記夫子之衣服飲食容貌無一定之象故以知字似字形容之而不字僅一見焉衣服飲食有一定之則故但以必字不字直言。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之而如字僅一見焉。

孔子事也。新安陳氏曰吉月之朝豈亦襍記曲禮乎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君子亦正謂孔子也。

○齊必有明衣布

齊則皆反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陳

用之日明衣以其致精明之德用布以其有齊素之心。論語則齊何以必有明衣也沐浴則服之也所以明其體也所以明其心也何以布也布素也致齊素之心也齊何以變食也潔其氣以潔其心也居何以遷坐也易其身以易其心也一其精氣心志以交於神明也其諸夫子所以慎齊乎。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語類問變食謂不飲酒而今之致齊者有酒何也曰飲酒非也但禮中亦有飲不至醉之說又曰不茹葷是不食五辛。慶源輔氏曰變食必致潔遷坐以易常君子致敬無所不用其至也豈簡細故一思慮已哉。義府人心易於玩忽故飲食起居亦必變而違之異於平時所以提撕此心使無時不致其精明也不飲酒不茹葷則又恐精神昏散而戒之亦變食之一節耳。

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

常以盡敬。精義范氏日記日齊者必致其精明之道也故

交神明者皆在於此易曰觀盥而不薦亦致潔而已矣。饗

於鬼神惟其誠而已。○徐澹曰明衣曰寢衣則所以潔其體

者不以晝夜殊矣日變食日遷坐則所以謹其食息之間

者至矣蓋齊既為齊不齊以致其齊之事在聖人非必有

不齊而聖人之心固自必有以致其齊耳四必字宜着眼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

食飯也精鑿也。說文糲米一斛春九斗為鑿鑿與糲同又

矣語類問精鑿也日是插敘那米白着牛羊與魚之腥彘而切之為膾按語

儀鄭註彘之為言腓也先菹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又

邠特牲孔疏先腓而大醬切之然後報切之報切之者再

橫切也又少儀云膾為碎雞兔為宛脾皆彘而切之切蔥

若薤實諸醢以柔之按牛羊與魚之膾其制亦如是惟細

則蔥薤之氣易入而醢醢之味亦易劑兩則食精則能養

大者為軒細者為膾此膾之所以宜於細也

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慶源

輔氏曰以是為善理也必欲如是欲也其流則為窮口腹

之欲矣。○輔語不說要情要細而云不厭精不厭細正是

食饘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

不時不食食饘之食音嗣饘於羹

饘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邢疏孔曰饘餲臭味變爾雅釋

說文饘飯傷熱也字林饘飯傷熱濕也按饘餲二字前人

頗不甚別集註分熱濕貼饘味變貼餲當是始則水火之

節不調既傷於熱濕是為饑繼又置之非所以致寢失其味饑而且臭是為餒觀木文以而字貫下可見魚爛

曰餒肉腐曰敗郭注餒肉爛也敗臭壞也春秋公羊傳梁云自

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註梁君隆刑峻法百姓一且相率俱去狀若魚爛魚爛從內發也說文敗毀也兵陣

外破曰敗肉謂之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言不特餒敗者腐自外入也

變亦不食也或不任烹調生熟之節也生熟雖並言然尤專指魚肉言亦可

既須烹調則宜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或問王制於生者自少

未成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漢詔所謂穿掘萌芽鬱食強此熟之類

○達說失任是人事失宜不時是天時未足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原直食之精膾之細膏梁者之所深嗜而夫子特不厭無口腹之欲也食餽肉敗以至失任不時饑渴者之所不擇而夫子必不食無口腹之害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績之母切肉

未嘗不方斷蔥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

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

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語類問割不正不食與席不正不坐此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日用間

才有不正處便與心不相合心亦不安且聖人之心無毫釐之差謂如事當恁地做時便硬要恁地做且如不得其

醬不食這一物合用醬而不得其醬聖人寧不可喫蓋皆欲得其當然之則故也

魚醬芥醬之類○醬非如今所謂醬如禮記內則中有數般醬隨所用而不同

○霜義謝氏曰膳食之宜貴和春酸夏苦秋辛冬鹹君子之食放焉醯醢之美調以滑甘皆貴和之蓋古人欲心則寡而衛生之道則盡矣

○雙峯饒氏敦復堂

曰當看其字其是指其所食物而言醬之為品非一飲食
 各有所宜古之制飲食者使人食某物則用某醬必有意
 義不是氣味相宜必是相制不得之則非特不備食之亦
 必有害故不食也。○精言有烹時所加之醬如濡雞醃醬
 濡魚卵醬等類是也。有食時所用之醬如魚膾芥醬糜腥
 醃醬等類是也。按此照邢疏分析極清。注鍾翁文一言醬
 之登乎俎豆一言醬之調於鼎釜最合。但後先不免倒置。
 且此就食時言自當以食時所用之醬為主亦宜清出。
 周禮膳夫凡王之饋醬用百有二十。舊註醬謂醃醢也。大
 約古人醃醢醢梅等類皆謂之醬。儀禮公食大夫宰夫自
 東房授醃醬公設之。註以其為饌本也。可見古人於醬極
 重大約取其相宜其間亦或有相制者如內則春宜羔豚
 膳膏薺一條為羔豚得春氣太盛故聯用休養之脂膏以
 節其氣則用醬中亦必有相制意但饒氏謂其不得則有
 害恐非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食音嗣 量去聲

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

北山陳氏曰人得元氣以
 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肉

氣勝便滯穀氣穀氣勝便滯元氣元氣充
 行者壽不使肉勝穀者養生之理當然也酒以為人合歡

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

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挾洽而已可也

義府
 惟字

承上說來言肉固不使勝食氣矣惟酒以合歡則不為限
 量以盡賓主之情但不及亂耳愚按正惟無量而自不及

亂所以為盛德之至此問若多作一折便非所以語聖人
 ○覺軒蔡氏曰集註謂以醉為節或者猶疑導人於醉也

殊不知醉字所以釋經文之無量繼之以為節三字而以
 不及亂承之正所以戒人之溺於醉也况詩中如既醉如

賓之初筵未嘗不言醉但醉甚至於亂威儀則為失耳所
 以集註一字不可增減移易○新安陳氏曰無量不及亂

以夫子則可程子是以挾洽而已為限量學者當以有量
 學聖人之無量否則恐致亂矣○胡氏曰亂者內昏其心

改復堂

志外喪其威儀甚則班伯所謂淫亂之原皆在於酒聖人飲無定量亦無亂態蓋從心所欲而不踰矩是以如此學者未能然則如晉元帝永嘉初鎮江東以酒廢事王導以為言帝命酌引觴而覆之於此遂絕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

邢疏酒不自作未必精潔脯不自作不知何物之肉故不食也酒當言飲而亦云不食者因脯而并言之耳。按註

義兩層自是重不精潔然知則同傷人上故云與不嘗藥同意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朱子詠薑詩曰薑云能損心此

朝儀自註云本草薑味辛微溫久服去臭氣通神明或云傷心氣不可多食者非也。按內則云檉藜薑桂又曰屑

桂與薑以滌諸上是薑為庶羞之所必用者夫子之不撤亦不必有心也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按適可而止才適可便自止聖人自

氏曰沽酒市脯不食聖人衛生之嚴也不撤薑食說。慶源輔

生之周也不多食當食者不去可食者不多惟理是從所

欲不存也。精義楊氏曰先王於食有鑿所以治未病也而君子之食常放焉故其所慎者如此至於疾而後用鑿則未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卽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

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

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昨可少緩耳。軒南

張氏曰：公家之祭，不宿肉，受神惠於公所欲，亟以及人，也。家祭之肉，不出三日，懼其或敗，而起人之慢易，非事神之道也。或問：不出三日，記其事也。出三日不食之矣者，言其所以然者，為此耳。精者，公昨不宿，固是重君，慰但君昨之來，已在三日內，過此便不可食，故家之祭肉，可少緩君，昨必不可緩也。不宿肉，不出三日，照註皆以頒賜言。○按此下三節，皆因飲食之節而類記之。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或問言語有別乎？曰：食對人寢獨居，故即其事而言之也。○義府語由人

先發言，由已先發不語，雖人說起，且不與語，不言，雖有人同室，亦不自發言。范氏曰：聖人存心

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精義尹氏曰：食在只非語時，寢

靜默非言時。翼註：不語不言，只重存心，不他此皆聖心之純一，而養生亦在其中矣。蒙引：食謂正合哺時，非必終食都不語。食不語，此節正意，寢不言，附記也。○那楊疏：方食不可語，語則口中可憎，寢息宜靜，故不言也。

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

之也，亦通。新安陳氏曰：范說主理，楊說主氣，范為優，楊亦不可廢。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魯論瓜作必。

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

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

敬，聖人之誠也。精義楊氏曰：飲食必有祭，飯稻梁則祭先

之祭，必見其所祭者，故雖蔬食菜羹之薄，必齊如也。夫子於一飲食之微，不忘其自况其大者乎？尹氏曰：飲食必

祭無德不報也不以物薄而忘本廢敬。或問瓜之為必何也曰既曰蔬食菜羹矣而又以瓜繼之則不辭矣曰必祭則明無不祭之食也曰必齊如則明無不敬之祭也。蒙引若作瓜字則在菜羹之內矣必字為是。新安陳氏曰古席地而坐置豆於地故置祭物於豆間之地。愚按禮始諸飲食綴此條於飲食之節之末乃見聖人謹於飲食之源流而以禮節之所為味以行氣氣以實志順性命之理盡仁孝之忱養身養德其道蓋莫先於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慶源輔氏曰養氣體之正也窮口腹以快其欲常人飲食之流也。勉齋黃氏曰飲食以養生故欲其精然亦能傷生故惡其敗至於失節縱欲無不致其謹焉聖人一念之微莫非天理學者不可以不戒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稱義伊川

曰君子無非正也以正養其外所以養其內也。慶源輔氏曰形於外者雖小不正不處則存於中者密矣。覺軒蔡氏曰此句與割不正不食同。四書通此曰不正不坐後曰必正席一席之微亦致嚴於不與必之二字聖人之心無不正也。葉氏少蘊曰席南嚮北嚮以西方為上東嚮西嚮以南方為上此以方為正者也。接此亦惟類言之自有喪者專席而坐此以事為正者也。接此亦惟類言之自是聖人所不苟然本處正義只合就尋常居處間見得聖人心安於正雖偶有小不正之物自到不得面前。必遽說至南嚮北嚮側席專席與雖小不處意轉鬆。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禮王制五

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精義范氏曰鄉黨以齒老者先之少者從之。所以致民睦也。故鄉人飲酒無有早暮惟杖者出則出矣。義府鄉黨尚齒其飲酒之禮視杖者以為節斯字重使未出而先則非徐行之道既出而後又非隨行之道矣。按此飲酒是鄉人合聚飲酒不過歲時代臘之常若鄉飲酒禮拜實岸門典至隆重不宜室合

鄉人惟朝服而立於阼階

乃反

籩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

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毆疫。月令季春命國儺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儺以達秋氣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謂之大儺者下及民庶皆得儺也所謂鄉人儺者蓋在此月耳。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

誠敬也

精義伊川曰鄉人儺者古人以驅厲氣亦有此理天地有厲氣則至誠作威嚴以驅之也楊氏曰不

誠則無物無物則無儺可也君子無所不用其誠豈苟然哉為之其必有物也故雖鄉人之所為必朝服而立於阼階亦致其誠敬而已。蒙引鄉人非士大夫也儺非大祭之倫也在常人以為可忽矣孔子以為鄉人為我儺我主人也可不做乎於是朝服而立於阼階阼階主人之位朝服敬也。義府儺之禮見於周官則王制也故聖人不廢既不廢則不可不盡其誠敬矣故朝服而立於阼階非但欲盡主道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

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

厚齋馮氏曰郊特牲云鄉人禴

其達陽氣故禴於文從示從易以逐疫夫難故儺於文從人從難蓋鄉人之意主於逐疫而先王制禮不禁因以達陽氣也禴儺通稱也儺出於鄉俗其事幾於戲矣而儺然朝服以立於阼階外示其敬而鄉人亦知所止不敢升階以驚室神亦得以依已而安也。按禴音陽與禴異孔疏所以朝服者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語類問

存室神蓋五祀之屬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故祖考之精神必依已而存曰然一室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為天子者這一箇神明是多多少少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紹聞編聖人居鄉之事偶記此二條亦可以見

聖人庸德之行無微不謹處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精義范氏曰人雖在遠有問則誠意達焉如親見之故再拜而

送之以致恭也○語類古人重此禮遣使者問人於他邦則主人拜而送之從背脊後拜○義府再拜而送非拜使者拜所問之人也使者所以將我命往見其人拜送則如親見其人矣雖祭廟如觀面聖心之誠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

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

在其中矣或問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之飲食則嘗而拜乃今未達故不敢嘗而

拜耳已而達焉則可服而服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不可服而不服皆在其中矣

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語類問此一事見聖人應接之間義

理發見極其周密曰這般所在却是龜山看得子細○龜山又曰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矣乃曰某未達不敢

嘗此疑於拂人情然聖人謹疾豈敢嘗未達之藥既不敢嘗則直言之何用委曲微生高乞鄰醯以與人是在今之

君子蓋常事耳然孔子不以爲直以辭康子之言觀之信乎其不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

人交之誠意集解上節不以人遠而廢敬於拜送上見其誠下節不以不飲而虛賜於直告上見其誠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

如此邢疏廐焚子家廐也以退朝知之。或問退朝聞

問哉蓋必將有以告者矣南軒張氏曰仁民愛物固有

問也方退朝始聞之時惟恐人之傷故未暇及於馬耳義府畢竟亦問到馬只是廐焚問馬人之常情聖人恐人

救馬而傷故問人而不問馬迥出常情之外有非安排用意所能及者門人所以謹記之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

之

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

當以頒賜矣或問聖人席不並而坐矣豈必君賜食而後

禮也曲禮主人既迎賓則請入為席矣賓既升堂主人則

又跪正席矣夫豈先為不正之席至此然後正之哉蓋敬

慎之至耳義府平日席不正不坐至此又正之以為禮

焉敬之至也食熟物也先嘗之是不敢虛其賜正席以嘗

之是不敢慢其賜不薦與腥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

賜意俱輕只重在如對君上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義府於先嘗見逮

奉先之孝於畜之見育物之仁皆自其敬君者推之而其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

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禮王藻若賜之

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孔疏禮敵者共食則先祭若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

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

命之祭後乃敢祭也先飯辯嘗羞者飯食也謂君未食而

臣先食獨嘗羞膳也所以爾者示猶行臣禮為先嘗食之

義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孔疏此謂臣侍

君得賜食而非君所客者也既不得為客故不得祭亦不

得嘗羞則君使膳宰自嘗羞也按此二條言侍食之禮君若客之則命臣祭臣乃祭於是先飯不敢當客禮也若君

不見客則君祭而臣不祭亦不先飯今夫子侍食君已祭矣未嘗命夫子祭而夫子猶自先飯蓋以臣之侍君本

當致敬不必待以客禮而始然其視常禮益加謹矣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徒我反

東首以受生氣也病卧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

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邢疏病者常居北牖下為君來視則暫時

遷向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以病卧不能衣朝

服及大帶又不故不衣朝服見君故但加朝服於身又加

大帶於上是禮也。語類玉藻云居常東戶寢常東首常

時自多東首亦有隨意節如記云請席何鄉請在何

趾這見得有隨意節如記云請席何鄉請在何

隨意所適者但君視則必正東首之禮。慶源輔氏曰一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

精義尹氏曰不俟駕急趨命也亦父召無諾之意。或問

士之未仕雖其國君召之亦不當往但致仕之後或召而

往則異他國之君耳按此與孟子言孔子當仕有官職而

以其官召之義泐然亦可參。○義府荀子曰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例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以此看禮最活尋常大夫不可以徒行及至趨召則徒行乃更為禮而至於顛倒衣裳不為過儀文逐敬而移因心而制豈○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徐思曠曰此章書節有常平○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徐思曠曰此章書節有禮字在按聖人朝常大禮已見入公門節此節只就君前飲食起居無往不敬不以常變而有殊乃益見聖人中禮之妙正記者善觀聖人處

○入太廟每事問

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禮檀弓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

於我乎殯按此猶以賓客言若朋友則於義益篤矣。○胡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其死也無父族母族妻族無旁親主之是無所歸也為朋友者不任其責則轉於溝壑而已故曰於我殯此節獨記一日字必嘗有是事人莫知所處而夫子有是言也古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但曰殯而不曰葬則其親者在遠必訃告之未及故也。○語類問朋友之義固當如此後世同志者少而泛然交處者多只得隨其淺深厚薄度君力量為之寧可過厚不可過薄曰朋友交遊固有淺深若泛然之交一要周旋也不可於自家情分稍厚自着如此須是情文相稱若泛泛施之却是曲意狗物古人於這般所在自分明如交友稱其信也執友稱其仁也自有許多樣又如於師吾哭諸寢朋友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哭諸野恩義自有許多節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

祖考同於已親也

條辨車馬雖重自聖人視之不過財物之類耳人惟重財乃重車馬聖人只見

得通財為朋友之當然無可拜處若祭肉雖微聖人見祭

肉便如見其所祭之祖考安得不拜拜其祖考非拜祭肉

也按非祭肉不拜只重不拜上曰祭肉則拜正以形車馬

之不拜也集註敬其祖考同於已親看是說所以拜之故

却正說所以非此不拜之故言車馬

則他物可知矣賓主須認得分明

朋友之義亦義也義所當為不可儺義所當受不必拜

此一節記孔子交

尸謂偃卧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

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

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

申天天是也

精義伊川曰寢不尸無不敬也謝氏曰寢雖舒布其四體然無縱不收斂之慢楊氏曰昔

之論養生者以為睡則欲蹴覺則欲舒引孔子不尸固為

証理或然也或問以為此亦旁支之小義

厚齋馮氏曰寢所以休息易於放肆也放肆則氣散而神不聚居所以

自如無事乎容儀也為容則體拘而氣不舒皆非養心之

道慶源輔氏曰容儀謂奉祭祀見賓客之容貌威儀也

然居家亦自有居家之容所謂申申天天是也但不若奉

祭祀見賓客之極乎莊敬耳聖人

德成仁熟雖寢與居亦有常則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替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

南軒張氏曰狎謂與習

雖衰必以貌謂素所親比者也蒙引狎與褻不同狎謂素親狎謂其人與我素熟也褻謂燕見謂我之見其人非在公所禮法之場及與人廣坐之中也變與以貌亦不同敦復堂

變只是改舊容有驚哀之意而已以貌則加敬矣而以貌之中亦不同於見見者尊有節而不敢忽也於瞽者矜不成人而亦不敢忽也。愚按狎以人言褻以地言見齊衰是其人率有非常之變故人雖狎而必為之改容若見者瞽者兩種人原非可狎故就無見之地言雖褻必以貌洪氏概以素所親比言尚混餘見前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邢疏古者男子立乘有式為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式此二者哀有司寇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

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冠問編見齊衰者雖狎必變平

時也凶服者式之在車時也聖人之哀有喪如此。漢書王者以民為天集註引用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正極言民數之當重也。夫子之式意固如是而或者以夫子車中勞勞意在得位治民故見負版而式殊非本義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精義范氏曰盛饌為已設則必之節也。慶源輔氏曰變色而作謂改容而起以致敬也。新安陳氏曰主敬者故為設盛饌客敬主故變色而作若不敢當也夷然當之則為不敬不知禮矣。按禮有在於盛饌之中者主人備物以致敬夫子敬其饌實即敬其禮禮有在於盛饌之外者饌盛而致敬之意益無以各言其盛夫子敬其禮非以敬其饌條辨云有字中具有情文故必字中兼應內外。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

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精義：尹氏曰：畏天威也。易震卦象曰

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蓋此意也。語類問記云：云看來不知此定是不安，似有終日之雷，終夜之雨，如何得常

如此？曰：固常常如此，但亦主於疾風迅雷。甚雨若平，平底風雨也不消，知此問當應接之時，無相妨。曰：有事也只得

應。○王氏曰：迅雷風烈，天之威也。天子當自察於天下諸侯，卿大夫當自察於國家士庶人，當自察於身。恐懼修省

何可已哉。○蒙引與大舜之烈風雷雨不迷者，並行而不相悖。故曰：必變非聖人為所驚懼而失次也。○義府：聖人

即天，天變聖人安得不變？舜烈風雷雨不迷，見○此一節知天之至，夫子迅雷風烈必變，見事天之誠。

記孔子容貌之變。近語變也。者只是不失吾常而已。若失必至於失已，失人狎衆，褻天矣。非聖人自然之容貌也。按

變處只是敬字作骨，故變而不失其常，但在聖人分上須識得他自然中節處。

然中節處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曲禮云：獻車馬者執策綏。又云：僕展

出就車，僕并轡授綏。孔疏取策綏者，或謂也。綏登車索，綏有二：一是正綏，擬君之升；一是副綏，擬僕右之升。故僕振

衣畢取副綏而升也。并轡授綏者，謂以六轡及策并置一手中，以一空手取正綏授與君，令登車也。又云：凡僕人之

禮必授人綏者，謂為一切僕非但為君僕必授綏與所升之人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

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

見於此也。既升然後以良綏授君，君正立執之，以升。存疑重在正立不容不執，綏輔氏謂執綏則不忘有事，非是

升車正立與席不正不坐一也。○義府：正立執綏一而說

垂在立上蓋人之升車孰不執綏以升其執綏而未升也孰不立以執之是立以執綏者人所同而正立以執綏者則夫子之所獨然執綏便欲升車矣其立不過暫時耳是亦造次不離於正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曲禮車

為馬輪高六尺圍三徑一每齒一丈八尺五齒則九丈矣

轂過轂則掩後人私也或問車中之容禮之所以如此

者為惑人心也聖人則非必為其惑人心而戒之也楊氏

謂盛德之主動容則旋無適而不中節得之矣范氏知其

非止為惑人則善而以爲以禮自防故視必以禮則亦非

所以語聖人也說統聖人心安於正之妙莫可形容故

持假不內顧疾言親指以形容之若實說他日容端口容

雖手容恭說聖人如泥塑人相似而不得其神非記者立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

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精義明道曰色斯舉矣不

處又曰色斯舉矣知幾莫如聖人翔而後集不止擇居凡

事必詳審也尹氏曰聖人難進易退見幾而作此其常也

○西山真氏曰色斯舉矣去之速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

會之間猶謹諸此况仕止久速之際乎賈誼賦所謂鳳縹縹而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此卽色斯舉矣之意又曰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此既翔而後集之意後世如漢穆生以楚王戊不設醴而去諸葛武侯必待先主三顧而後從之皆有得乎此者○按斯矣字而後字都隱藏得時字在裏只將色字翔字畧一小頓便見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胡氏曰上不知爲何人之言下不知爲何事而發故以爲有闕文也○愚按記者懸空立此二語是先經起義法觀下文子路之共雌雄之作分明爲色斯舉矣寫照至於未作之時便是集既作之頃便是翔方其集也夫子所以有山梁之感也及其既翔雖聖者亦惡乎知其所至哉首二句驚然矣噉與下節正在仰離斷續間使人自會邢疏竟以爲此言孔子審去就未免死於句下然必云上下有闕文恐亦非記者微指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共九用反又居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共時子路不達以爲

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按此采邢疏殊

之聊備一說耳 晁氏曰石經嗅作憂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

臭古闕反張兩翅也見爾雅爾雅鳥曰臭邢疏鳥之張兩翅與臭然搖動者名臭按此

與晁說義畧同爲可從者 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爲拱執之義然此

必有闕文不可彊爲之說姑誌所聞以俟知者董氏曰共

星共之子路共而立皆向之義嗅依晁劉註蓋古字如此

若以嗅爲嗅食之嗅則夫子之不食何待於嗅此以常情

料聖人也夫子平日正在不能自隱道大而不見容厄於

陳蔡宋衛屢矣春秋之時非夫子之時也文章可聞適足以立天下之的故於雌雉有感焉春秋終於獲麟麟出非其時春秋以作使麟隱其德匿其形又安得而獲之夫子感麟與歎雉同意學者當參看○義府時哉不是飲啄得其時正言其飛止之得其時也子路因夫子之歎起而共



立原非有心而雉遂長鳴而作故引之以爲色舉翔集之
 證。說統夫子與弟子偶爾行遊瞥見雌雉觸機有感寓
 言日歎蓋一時景色指點與二左子共之但夫子機心盡
 忘雖指顧歎息而飲啄自如所謂至人入鳥不亂行者也
 一見子路向之遂驚鳴遠逝則所謂翔舞而不下者耳此
 等自有天機存焉不知所以而然門人就目前拈出以明
 夫子爲聖之時而後人以爲淺事也。愚按夫子爲聖之
 時鄉黨一篇本自散說說來節節藏一時字到此結穴却
 不與明言只就夫子歎由雉之時點出識得破時時哉時
 哉分明是夫子自道然却須會得大易艮象時止則止時
 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乃見聖人全體或且以
 沉幾遠害爲言便小戲了時字任說得高深玄妙
 老家言與聖人分上無涉故須熟精鄉黨全篇觸
 無非德盛禮恭從中道這時字方見得真道得

念生 吳尹曰百論與詩言身言本義湘秀卷十

御帥而其具之其下不食二則其處而

此余所當亦亦

